

李闖王

五幕歷史話劇

阿英

編

劇劇叢刊之一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自衛出版社出版

第 一 幕

幕啓——甯武關前：

拂曉的時刻。舞台右側爲一大帳篷。舞台左側爲點將台，其上一虎皮座，其旁旌旗刀槍排列。舞台正中一高旗桿上有關字軍旗，舞台深處，可見無數帳篷，透過帳篷，便是遠遠的叢山峻嶺，甯武關隱約矗立其中。

雖然一切都在沉寂，但在沉寂中蘊藏着濃厚的殺氣。

有頃，號兵手持號角從右側昂然而出，向左後方吹號數聲，又走向左側亦吹數聲，立即幕內各處號角應聲而起！

當號兵走過帳幕時，李牟自帳幕中出，伸了伸懶腰，顯得很疲乏。台左幕內，角聲再起，又三次。

李牟並不理會，走前幾步，隨手整理着軍旂，拉開露出一個關字。突然台左內有人在喊。

——哎呀，救命囉！哎呀！——哎呀——！

李牟有些驚異，放下旂，向左走近幾步，向里面看。

喊叫的聲音，鞭打的聲音，繼續着。

李牟發現了是誰在打人。

牟：（向台左，自語，）這傢伙，又在發傻勁了——！（進一步，大聲地）吳老海！

（裡面並不理會，還是在抽，在喊叫。）

牟：（走近入口處，停住，鄭重地）吳老海，你幹嗎又打人！

（吳老海手里執着皮鞭把一個雙手背在後面用繩繫着的官兵俘虜——他叫做方桂生——很猛地向後面推將出來，咀裡叫着。）

——怕打不死你！

當桂生踏至台中時，吳老海自內出搶上一步，接着又是一掌。

——揍死你個舅子！

把他揪到台右，桂生「哎呀」！一聲撲到在地。

吳老海緊緊跟上，沒兩步，被李牟叫住。

牟：（很高興地）你嘴裏爲什麼老是這樣不干不淨？

海：（向李牟）宏將軍，他當了俘虜，還要調皮搗蛋，罵我們是「土匪」！（轉向桂生）我們李闖王難道沒有你們那個崇禎皇帝好，好才！（進一步踢一脚）簡直是道地的奴才！

（桂生正想掙扎起來，被踢，「哎呀」一聲，又倒下）。

牟：（走過去把吳老海拉到身右）老海！你不要這樣。人家是不懂得。已經放下兵器來投降了。你應該友愛一點，這是我們的軍紀。

海：（很高興地）投降！這一回投降我們的官兵多着呢。你看（指左內）連數也數不清！他媽的什麼官兵，簡直是亂彈琴。十多萬人，給我們一蹚，就這樣蹚垮了，一天一夜害得老子們追趕了四百多里，一直追到這兒——審武關，真是弄得人困馬倒，尋種！他媽的！還要罵人！

方：（掙扎着）老總！

海：（搶接）他不是老總。他是李宏將軍李牟。他是我們李制將軍，——李公子李岩的老弟。你別把他小看了。

方：（可憐地）啊！李宏將軍你別聽他說的，我沒有罵。我是說，在開拔的時候，官家告訴我們弟兄，說你們都是「土匪」，殺人不眨眼的「土匪」——！

海：（跑過去，舉起鞭子預備打）你媽的又來了！

牟：（擋住他）老海！（奪下鞭子，丟開）不要發傻，聽他說下去！——

（吳老海壓了壓氣，退了回去）。

牟：（走過去扶他坐起）官家說我們是『土匪』你們弟兄呢！也這樣想法嗎？

方：（誠懇地）起初不大明白，以為是真的，後來可不想信了。

海：（狠狠地）為什麼不相信。

方：（為着痛，想掙扎起來）因為我們經過的地方，聽不到老百姓罵你們。還都在說——暗暗地說，李闖王是怎麼怎麼好，到處都流傳着兩句歌謠，叫做『迎闖王，不納糧』，官家連禁止也禁止不住。

牟：（高興地）是的。天下百姓都被官家苛捐什稅壓得太苦了。老百姓都在盼着李闖王前去搭救他們。

海：（神氣乎也地）我們闖王就為着這個興兵的呀！

方：（忍着痛）老百姓這樣盼望你們我們隊伍里的弟兄，也都偷偷地互相告訴，說是在闖王這邊吃糧，比在官家好得多呢！

（痛苦的掙扎）哎喲——

牟：吳老海，去鬆掉他的綁。

（吳老海替方柱生鬆綁）。

方：你們不知道我們當兵的是多麼苦！（蹣跚地）你們穿的棉甲這麼厚，連弓箭都射不進去，我們呢！你看——

——吃的更比不上，每天兩頓稀飯，還要常常濇進泥沙呢。

牟：你們將領不是都很有錢嗎？

方：（蹣跚地）就因為他們有錢我們纔不得不挨餓受凍呀！

牟：（帶笑地）大概就是這種原因，你們一遇到鞏子遇到清兵，就

節節收退，回回求和，遇到我們——這一班泥腿子兵——也一碰就跨，這一回，一跨竟是四百多里，直到甯武關下。

(左內角正起着炮火光，接着就是炮聲)。

戰鼓響了起來，夾着進軍的號角。

三個人都不期然的同向前二步，看着。

又是炮火光，炮聲，更急的戰鼓)。

牟：(向着戰火起處)關前又打起來了。

(炮火光炮聲，愈加緊張的戰鼓)。

牟：(緊張地)老海！帳下馬上就會有事，你先把他送回去。

海：(捨鞭，喊桂生)走吧！

方：(哀求)李宏將軍，請告訴他，不要再打我了，你看，我已被他打得遍體鱗傷了——。

海：(坦率地)你放心，話說明白了，就是一家人，我們是自家
人不打自家人的，剛才是我與老海不對。走吧。

(桂生與老海再自左下場。

戰火轉入激烈階段。天幕前有火光。

李牟走至帳幕旁遙遙地看着。

李岩從右外入口登場。

他看一下戰火再向前幾步。)

岩：(向李牟)牟弟！

牟：(回身)啊，哥哥(向前一步)事情料理清楚了嗎？

岩：查點清楚了。總計在甯武關戰事開始之前一天一夜，敵人傷亡有四萬多，俘虜逃散的，通沒有計算在內，軍火輜重繳獲好幾十萬。現在就看甯武關了。

牟：甯武關的戰火很激烈。

岩：(帶思索地)戰事雖激烈，周遇吉雖頑強，可是，他不會有

辦法守得住關城的——。(看火光)我的憂慮倒不在這一戰。
牟：(掄接)哥哥的意思是不是說將武關離北京不遠，關山險要，敵人定有重兵扼守，戰事進展不會像過去那樣順利，那變得手吧。

岩：(微微搖頭)不，不，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居庸關雖是天險，大同，宣府，雖駐有重兵，但是民心已經歸順了我們，再加本身又有這麼大的力量，攻京城池，這不是難事。我所憂慮的，是拿下北京——。

牟：拿下北京的事，哥哥不是已經替王爺預備好了嗎！我們的人打進各部院做官吏，刺探軍情，不是已經有很多了嗎！

岩：我說的不是這個。我說的是打下北京以後，我怕大家就滿足，就苟安，就忘却我們還有敵人，往後還有更難走的路(頓)我們的將領官員，我們的兵士，在王爺麾下，轉戰經年，飽受艱苦，從沒有到過大城市。我怕一旦打下北京，這個繁華的帝王之都，看到那些富貴榮華聲色狗馬——住的是雕闌玉砌，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還有那些花花綠綠的女人，他們會發昏，會瘋狂會墮落，會貪污腐化，(頓)要是那樣，那…我們的勝利就會成爲我們的毀滅。

牟：(憂慮地)該怎麼辦呢。

(一個兵自李岩出場處上場)。

兵：(禮)李制將軍！四川來的那位軍爺要回去了，問你有沒有信。

岩：(點頭)有信，待一會兒送去。

(那個兵從原處下場)。

岩：(向牟)啊！我倒忘了。張獻忠的來使，要回四川去，你替我寫一封信給他，向他進一進言。

牟：(奇怪地)張獻忠不是在湖廣嗎。

岩：那還是去年八月的事，近來已經打到四川了。

牟：那邊近來的情形怎麼樣？

岩：總算很順利。祇是他的脾氣老是不肯改，還是到處殺人，虜掠，不顧百姓，弄得怨聲載道。(頓)信里可以告訴他，這樣是不會成功的，勸他不要殺人要取得老百姓的心。他應該把從官家得來的財富，除隊伍需要用的以外，都散給飢民，救濟他們。要行仁義，不要打擾百姓。好的明朝的官員，該勸他們歸順，幹下去，虐待百姓的，就是自己的部下，也應該毫不寬容的懲戒。一應錢糧該減的就減，該免的就免，紀律要嚴明，無論是搶劫財富，姦淫婦女，都該斬首，不能寬貸。

牟：要不要告訴，說我們王爺從崇禎十三年起，能以這樣強大，得老百姓擁護，現在馬上就可以拿下北京啦，都是由於聽了哥哥這些話，改變了以前一些殺人，搶劫的行爲。

岩：不能。我們王爺和獻忠之間隔閡太深了。要這樣寫，他那剛復的性情一定不會理睬的。說起來也真叫人傷心，由於飢餓和暴發，海內飢民隊伍，最強盛的時候有十五家之多，就因為大家意見紛歧，不肯合在一起，使官兵能一個一個的剿滅，現在，只剩下這兩家了，仍然不肯醒悟，還是像仇人一樣，十二年，我們王爺投奔獻忠，差一點被獻忠殺掉，十四年，獻忠失敗來歸，也險一險遭了王爺的毒手。(思想地)兩大意不相容(遠遠的馬鈴聲馬蹄聲愈走愈近)。

牟：(向岩)大概是關上戰報來了。

(李岩，李牟，同向帳幕後看)。

馬蹄聲馬鈴聲戛然而止。

宋獻策——軍師打扮——匆匆上場。()

岩：（迎上去）獻策！是你。

宋：（風趣地）我今天可替你帶了一個寶貝來了。

（李岩還沒來得及說話）：

牟：（搶接）宋軍師是從關前來嗎？

宋：（指）剛剛從關前來，跑得很累！（坐到石檯上去）。

岩：戰事怎樣了！得手嗎？

宋：（以手作勢）像根釘子一樣釘住了。

牟：一時沒有打下的希望嗎？

宋：很難說，寧武關前，也許要站一下馬呢？

岩：（打趣地）宋軍師，你的六壬神課不是很靈嗎？怎麼今天也「也許」起來了。

宋：（帶笑地）我的課並沒有打錯啊！我不是說替你帶來了好寶貝來了嗎！

牟：（高興地）什麼寶貝？宋軍師！

（宋獻策並沒有理會他）。

宋：（有意拉遠）李制將軍呀！你真是個薄情郎，紅娘子愛上了你，把你搶到山寨，做寨主，和你百年好合，你却不高興，硬要跑回家。後來，你散放家財賑濟飢民，引起了貪官的忌，把你下在牢裡。紅娘子又多情的領了飢民，把你從牢獄里搶救出來投奔我們的王爺。她是怎樣的多情多義。可是你呀！真是一個薄情郎！

岩：（窘）你又在說胡話了。我對紅娘子並不壞呀！我們夫婦不是很恩愛嗎！

（李牟感到乏味自台左下場）。

宋：（帶笑地）我也知道你們很恩愛，可是當你還是崇禎皇帝舉人老爺的時候——也就是還沒有逼上梁山的時候，——紅娘

子對你恩愛，你對他却不恩愛呀！哈哈！

岩：獻策，你怎麼今天變得這樣？「十八孩兒兌上座」，你說我們王爺「當從陝西以得天下」，怎麼到了寧武關就釘住了呢？

宋：釘住就讓它釘住吧！「十八子，主神器」這只是占數上的話，成不成功，還要看人怎樣謀呢！這就叫做「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岩：看你這一張江湖嘴！怪不得王爺受你的騙封你做軍師爺呢。

宋：（帶笑地）王爺不封我做軍師爺難道叫我到北京城，替人家打卦算命嗎？（轉正經）李制將軍，我們都是一樣啊！我用算卦你用說話，都還不是要勸王爺學好，成大事立大業嗎！

岩：我這個玩意兒拆穿了是不值一文錢的。

岩：你怎麼今天又提起紅娘子來了？

宋：（又打趣地）這就是我說的替你帶了寶貝來啦。

岩：（不解地）是怎麼回事。

宋：（很得意地）告訴了你吧。（便說便做）今天我在關前遇見一個打花鼓的女人，長得很俏，一身穿得紅通通的。當時我就想起你的太太——紅娘子，我就打趣牠。——

——紅娘子呀！你干什麼來的呀！是敵人派來的奸細嗎！她把我上下一打量笑了起來。

——軍師爺呀，你真是有眼無珠，大水沖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

把咀一撇身子一扭。這可把我弄昏了。我想，他怎麼說是一家人呢！真是紅娘子變了樣子嗎？我就大膽的試牠一下。

——紅娘子呀！難道不成你真是我們李制將軍的——的什麼呀，我可說不下去了。

——的什麼呀，軍爺！

她催逼着我，後來我才知道這打花鼓的紅娘子，和你也有那末一段因緣呢？

岩：（有些急）說痛快些！

宋：（故意地）不要急！就會知道，我是騎馬來的，她走在後面（看）唉！——來了。

（花鼓女上，她約摸十六七歲，全身通紅，自己背着花鼓，執着彩帕，跟在她後面的是，她丈夫——一個二流子樣的人——手裡拿着花鼓道具和架器）。

岩：（恍然大悟），指宋獻策哈！——你真會開玩笑。

（花鼓女走到獻策的面前）。

花：軍師爺！你叫我來幹什麼的呀！

宋：（介紹）這是我們的李制將軍！他很愛聽花鼓；也會編花鼓詞兒，我找你來唱一套給他聽聽。要是李制將軍聽得高興，他會替你編上幾套呢！

（花鼓女向李岩斜一眼）。

花：（向岩）那就謝謝李制將軍了。

岩：不必居禮，請唱吧！

（花鼓女及其夫擺好道具將鼓打了兩下，然後看獻策李岩嫣然一笑。又以彩帕掩口，嚴肅起來。再打兩下鼓，又停住）

花：（向獻策與李岩）唱得不好，請軍爺們包涵些。

宋：（打趣地）紅娘子！你真太客氣了。

（獻策說時，斜看着李岩）。

花：（打鼓，唱）。

說開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宋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過場鑼鼓)。

宋：(讚歎)好極了！好極了！

花：(繼續鑼鼓，繼續唱)——

十年倒有九年荒 崇禎繼統不安康

關外兵禍連年結 關內歲歲苦旱蝗

(過場鑼鼓)

宋：(有感地)內憂外患，真是好詞兒！

花：(繼續打鼓，繼續唱，調子轉入悲涼)——

關內歲歲苦旱蝗 嗷嗷難過飢餓關

宛軒溝壑相向哭 骷髏遍地積如山

(過場鑼鼓)

骨骸遍地積如山，縱有偷生何能安，

官吏徵糧差縱，豪家索債似豺狼。

(過場鑼鼓)

(遠遠地什亂馬蹄馬鈴聲)

岩：(向花鼓女)紅娘子這就是我們關王所以要興兵了

花：(欠身)奴家知道。

花：(繼續响鼓繼續唱)

(中板)吃他娘，穿他娘，求身求合都無望，

不爲荒旱苛政死，祇有開門迎關王。

(過場鑼鼓)

(馬蹄馬鈴聲近)

宋：(自語地)迎得好！迎得好！

花：(繼續響鼓繼續唱調子轉激昂)

迎關王，不納糧，關王仁義震四方。

不殺不掠濟貧寒，飢民紛紛歸虎帳。

(過場鑼鼓)

在她開始唱「迎闖王」時、闖王、領君恩、闖侍從、及侍衛四人上。

闖王急進，發現在唱「迎闖王」停住腳步。

場上人都不曾發現繼續唱聽

花：(繼續響鼓繼續唱)

迎闖王，不納糧，豪貴暴政一掃光；

輾戰直把燕京搗，打定天下好還鄉。

(結場鑼鼓)

闖：(大笑)哈哈！你們真有興緻！

岩：(發覺急趨身趨前)啊！王爺回來了！

宋：(繼續趨前)王爺！

花鼓女及其夫，聽到喊王爺嚇慌了。

她挽着鼓顫慄的向台左角退。

闖王向岩獻回禮後含笑趨前

闖：(向花鼓女)不要怕！你剛才不是在唱「迎闖王」嗎？怎麼闖王回來了，你倒嚇得向後退了！

(花鼓女仍顫慄不前)

闖：不要怕，李闖王不是那個崇禎皇帝，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李闖王自己就是個老百姓。做過小和尚，替人家放過羊，什麼苦都吃過。他懂得大家的苦楚！站近一些，不要怕！

花：(顫慄地向前)是！王爺！(跪了下去)

(其夫也跟着跪了下去)

闖：(爽直地)起來，在闖王面前是用不着這一套的，我只要大家能和我一同打仗殺敵，趕掉那壓迫我們的崇禎殺盡天下的貪

官污吏叫大家能好好的過活。我不要你們對我講什麼禮節！

花：(萬福)謝謝王爺！

關：你唱得很好。沒有想到我李制軍，已經被你們編成歌子了，你有好的歌喉，你肯爲我李制軍效力，好！你唱吧，唱吧，你可以替我們打頭陣，唱到北京，唱到山海關外去。

——(大聲)唱到山海關外去！

花：(萬福)祇要王爺不嫌唱得不好，奴家願意效勞！

關：(向李岩)李制將軍！你是很會做詩的，何不編他幾個歌子讓她到各處演唱演唱？

夫：剛才她唱得這一套花鼓有一部份就用的李制將軍的，(動盪)歌]。我在關前攔阻，特地引她前來，唱給李制將軍聽聽。(笑)我說他們也有一段因緣呢！

關：(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說得真有趣。(看花鼓女)好吧！(向隨從)你引他們進去多賞給他們一些羊羔美酒再給一些銀子，讓他們好好地去唱！

隨：(禮)是！

花：(萬福)那就謝謝王爺的厚賜了！(起)

夫：(繼跪)恭祝王爺萬歲！萬歲！萬萬歲！

關：(大笑)哈哈哈哈哈！你在那兒學得這一套！人是活不到一百歲的，那裡有什麼萬歲，我真不歡喜這個調調兒！好！起來吧，(指隨從)你們跟他去吧！

(花鼓女及其夫收拾場面跟隨從自右下)

關：(向李岩)李制將軍你起草的那篇檄告天下的文章我已經看過了，(很好)君非甚暗，孤立而賜廠恒多。臣盡行私罔上而公忠絕少。甚至賂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立盡。露佈崇禎皇帝的罪惡很爲詳盡，祇不過有一點

岩：請王爺的示

關：你在檄文裡寫的都是內政。崇禎朝外患也應該寫進去才好。幾十年來我們中國是沒有一年不遭受韃子進攻的。多少次打進了關一直逼到京師。錦州被他們搶去也不止一回，朝廷擁有幾百萬大兵，就沒有一回把他們打出去過。祇要敵人一到，隊伍馬上就撤，偶而打一打，也不過是裝個樣子騙騙天下人的耳目。崇禎皇帝和他們的文武百官那一回不是屈辱求和喪師失地，丟盡我們老百姓的臉！（稍停）是兵沒有力量和敵人對抗嗎？不是的，有力量，祇是他們的力量只會用在我們身上，他們連做夢也忘不了「剿匪」。他們的大將楊鶴，陳奇瑜孫傳庭左良玉，十幾年來那個沒有打過我們！最厲害的是洪承疇祖大壽，從崇禎八年起，一直圍剿我們，直到崇禎十五年，後來他投降了韃子，做了漢奸才罷了手。（稍停）對了！十幾年來所謂朝廷的大將朝廷的令官，一面圍剿我們，一面投降敵人做漢奸，做賣國賊並不只是洪承疇祖大壽少數幾個人。計算起來數目可真駭人。我們百姓拿自己血汗養活這些狗官狗將，難道是爲着要他們出賣祖宗嗎？內而貧污，外而投降。在檄文裡應該告訴大家這就是我們的朝廷，全國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寄以重大希望的朝廷！

岩：臣一定補寫進去。

（關前砲聲號角聲又起，大家注視着。）

宋：（趨前）王爺！關前的戰爭有變化嗎？

關：我們又衝進一個缺口，又給周遇吉打了出來。周遇吉部下，因爲我們攻得很緊又勢在必下，很動搖祇是寧武關這一戰我們的傷亡，實在太大了。我想！

岩：（緊張地）王爺的意思！——

關：(考慮地)，我想即使寧武關能爲我所破，從這裏到北京還要經過大同、陽和、宣府，居庸，幾處險要的地方。這些地方都有重兵扼守。要是各處都得這樣苦打，折將損兵對我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倒不如暫時回到陝西更多備一些力量再相機進擊！

(關王說完急自右內下場。四侍衛隨宋獻策隨下。關前砲聲又連續的響了起來。)

但大家沒有注意祇是有關王等下場)

岩：(向顧君恩)今天王爺的心思似乎不大好！

顧：(慨勸地)這一仗打得也是在太老了。李制將軍！大同宣府一帶沒什麼音信嗎。

岩：(搖頭)沒有，大同總兵姜壤和宣府監視太監杜勳那裡已經派去了好幾次人，能說得好，讓他肯歸順；寧武關傷亡就是重一點也沒有什麼。要是談不好，那我們這一回能不能進取北京，我也覺得很值得考慮，(頓)顧將軍！你在關前一天一夜了，你看我們究竟有把握沒有？

顧：寧武關城的拿下，是有望的。祇是周遇吉性格非常倔強，他夫人劉氏，又善於打仗。曠日持久也很有可能啊！

岩：牛丞相和劉侯怎樣打算呢？

顧：宗敏一味倚恃戰功，還不是主張硬打，金星對於打仗又是一個外行，又不肯得罪宗敏！

岩：(不盡感嘆的微微搖頭)唉！

顧：李制將軍你爲什麼這樣關心寧武關之戰——我好像有些不懂得——

岩：顧將軍不是別的，實在是寧武關這一戰會破壞我們的大計，我記得去年在潼關的時候，我曾向王爺獻議說，「關中山河

百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以向京師。」現在這大計，是快要完成了，祇是，萬一在這裡曠日持久，就難免會有別的阻碍，崇禎就會有從容的時間，號召南方史可法一班人的隊伍，北上勸王，南方雖有張獻忠在那裡牽制，但抽個幾十萬兵北來，依舊是辦得到的，吳三桂五十萬大兵，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會調進關來拱衛京城要是這樣，我們即有百萬之師想一時拿下北京可就很困難了——！

顧：南方隊伍還在其次倒是吳三桂這一枝人馬，我們要沒有好好地準備，倒真是一個心腹之患呢。

(戰鼓又激烈一陣)

(第一探子匆匆上場)

顧：(發現了他)你是從關上來嗎——？

探：(一)牛水相和劉侯差我回來報告王爺，寧武關又被我們拉下一個大的缺口，現正調動大軍以十攻一的拚命攻進去！

顧：(緊張的)敵人抵禦得怎麼樣？

探：(一)還是很堅密；只是不如以前了，(看)王爺呢？

岩：(指)到裡面去了。

(第一探子急急從右下場)

顧：寧武關這一回戰事，真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考驗。

岩：(感慨地)也好讓我們的領將們知道在敵人當中，個別頑強的，還不是沒有。我們雖有許多勝利，還是不能輕敵！我們一定要認識敵人的力量還是很大，(重)要輕敵就會失敗！

(第二探子匆匆上場)

岩：(迎上)又是戰報來了嗎？

探：(二)寧武關已經給我們打開了，周遇吉抵禦得很勦害，現在

正在進行巷戰！

願：(高興地)寧武關城拿下了嗎？

探：(二)還不能說，敵人一再的想把我們打出來呢！

岩：牛丞相和劉候現在那關？

探：(二)還在關城外頭，我回來的時候他們正準備進城督師！

願：關城是那一位將軍打開的。

探：(二)是羅虎將軍打開的。

(第二探子急急地自右內下)

遠遠地砲聲又響了起來。

李、願、向關門處遠望。

(一個侍衛扶着受傷的羅將軍上)

願：(驚)怎麼，羅將軍你自己帶了彩了。

岩：(關懷地)傷勢不重吧？

探：(疲憊地)還好，周遇吉這賊真够厲害，我們攻進關城了。

他還是步步爲營的和我們拚！

(說完，被扶到右前幕內去)。

(第三探子繼續上場)

探：(三)大叫：周遇吉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願：(驚)周遇吉被我們包圍了！

探：(三)劉候親自帶了隊伍進關城把他重重圍住了！他正在左衝右突，突圍。他的老婆劉氏，帶了一校人馬趕來，正在想搶救呢！

岩：(指遠)快去報告王爺！

探：(三)是！

(第三探子自右內下)。

又是幾聲大砲，夾着號角聲

遠遠地起了火光。

顧：(指)城裡燒起來了！

岩：(高興的聲音有些發顫)寧武關大概可以給我們攻下了！又是一次勝利！

(激越的勝利的號角聲)

歡呼聲，突然高起的歡呼聲。

祝捷的鞭炮聲。

火光更大，有陣陣濃烟

關王在鞭炮聲中再上場

宋獻策隨從兩侍衛後隨上場

關：(大笑)哈哈哈哈哈！——(向着火光)你們聽到勝利的號角嗎？強中自有強中手，周遇吉到底被我們打跨了，寧武關給我們拿下了！(更大聲)寧武關給我們拿下了！(李岩宋獻策顧君恩同時的喊了)

——這都是有賴於王爺的宏福！

(大家都很高興。)

關：這不是我關王的洪福，是由於你們各位將領的龍虎鳴鑼英雄偉略，和全體同胞的戮力同心奮勇殺敵呀！哈哈！

(勝利的號角聲更近。)

鞭炮聲也更近了。

雜亂的馬蹄聲馬鈴聲)

關：(向內指高興地)看，他們勝利的回來了！

(牛金星劉宗敏後隨四關兵上場。)

金星宗敏同趨關王前

——王爺——！ 深深地一禮)

關：(高興地)你們二位辛苦了！

劉…(禮)直到現在才把寧武關攻克下來，有好王爺，真是罪該萬死！

牛：(禮)周遇吉也實在太頑強了。

岩…(向金星 牛丞相)周遇吉捉到了沒有？

劉：(搶接)在包圍圈裡，被我們圍擊射死了，他的肉已經被我們剝成肉醬了。

(金星而外，衆大驚，退一步)

顧…(向宗敏)他的夫人劉氏呢？

劉…(得意地)給我用火燒死了！周遇吉一家人無論大小老少，全都給我們燒死了！

(衆又大驚，變地位，無語。)

牛…(冷然地)總算讓他們全忠全孝全義了。(冷笑)

(岩，宋，顧，很是反感。李半自左外入口上場)

李…(禮)王爺！大同總兵姜壤宣府總兵王承蔭居庸關總兵唐通，各派使者前來降順，(呈降書三份)這是他們的迎降書。

(所有場上的人大大地鬆動一下)

闕…(將降表翻了一下置桌上)各位文武將領！寧武關已經攻打下來。大同宣府居庸降表也到了。此去北京一路上是沒有什麼阻碍的力量了！(重)我們不如趁此前進直搗北京各位以爲如何？

牛…(禮)王爺之見甚是！

劉…(禮)我劉宗敏願效前驅！

岩…(禮)從此直搗北京，自是我們的願望但望王爺在開拔之前，頒發一道手諭嚴肅我們的軍紀。告訴各級將領以及同胞兄弟，進入北京的時候，要奉公守法囊潔無私。對於百姓更要秋毫無犯。違令者一律嚴辦！

顧：(禮)對於那些降官降將，也應該分別處理。公忠的，我們應該優待他。廉潔的，應該任用他。貪污的爲百姓所痛恨的，我們不要放過他。(重)不要一勁的倚靠戰功，要更多的使用政治力量，讓敵人自己瓦解！

周：(點頭)好！(翻身上座)

(將領們移動成左右兩行。

戰鼓起，但聲音不重)

周：(向衆)各位將領聽令！(取第一枝令箭)，聽將軍君恩。

顧：(前進)在！

周：(繼續地)協同韓將軍率領三十萬大兵，取道邊外柳溝，直取北京！(授令)

顧：(接令)拜令！(自左內下)

周：(取第二枝令箭)制將軍李岩，宏將軍李牟！

岩：(前進)在！

牟：(同時前進)在！

周：(繼續地)協同李義將軍率領三十萬大兵取道真定直取北京！(授令)

牟：(接令)拜令！(自左內下)

岩：(禮)拜令！(同時自左內下)

周：(取第三枝令箭)劉候宗敏！——

劉：(進前)末將在！

牟：(繼續地)率領四十萬大兵，取道宣府，大同居庸關，直搗北京！(授令)

劉：(接令)拜令！(自左內下)

周：(左右顧)牛丞相！

牛：(進前)在！

闖：(回顧獻策)宋軍師！

宋：(進前)在！

闖：(繼續地)其餘一應人等，隨同孤王押隊前進！

牛：(禮)拜令！

宋：(同時)拜令！

(其他在場人員接聲)

一拜令一！

並一律行動如儀

戰鼓聲高揚起來。

號角聲禮炮聲並起。

闖王開始離座。

幕緩緩下落。

——第一幕完——

第 二 幕

幕啓時：響着激烈的戰鼓。

宮女(一)急匆匆自左內跑出，直趨右台口門進入。

當她到達御桌外面地位時，太監急匆匆自左外門入，向內入門急走。

太監到達石級，又一宮女(二)，拿着一個包袱從右內向外跑兩人幾乎相撞。宮女(二)跑至左門進入。太監看她一眼也急匆匆地向右內進入。

戰爭的鑼鼓又加緊一陣。

宮女(三)自右外門入，兩手各挾一大包急匆匆向左面去，至台中部時一包落地，又忽忽拾起，向右門跑去，進入。

戰鼓又加緊一陣時間較長。

幕內有長平公主的聲音。

——父王，你不能這樣。

聲淒哀。接着就是一聲尖利的婦女被殺時的慘叫。

太監(一)又從右內急匆匆跑出嘴裡慘叫着。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跑入左門想一想，又向右門跑，叫着。

——聖上殺人啦！聖上在殺人啦！

直跑進右入門去。

戰鼓敲到最高的。

長平公主她年約十七八歲服飾很樸素，慘然地從後面跑了出來。她一面四顧，一面悽慘的叫。

——父王呀！父王呀！

一直跑到右面台口。

崇禎——披髮，仗劍。臉上塗油。從裡面跟着跑出來。他立在石級上面，慘然地高舉着劍。

長平公主熱淚滿面，兩手上舉，顫抖地向着崇禎跪下。

長：(慘然地)父王！你竟不饒過孩兒嗎？

崇：(慘然地放下了劍)，孩兒，不是父王饒不過你；祇怪你生在帝王之家啊！——(搖頭)

長：(慘然地)孩兒沒有犯過什麼罪過——！

崇：(慘然地)生在帝王之家(舉起劍)，這就是你的罪過；(趕向公主)

長：(急起跑向御桌前)父王啊！

崇：(跑至公主原地位，慘然地搖着頭，放下劍)孩兒！你不要叫父王太難受了！朕是不忍心讓你，被那閹賊齣躑，才下此狠心；朕何嘗忍——！(泣，以巾拭淚)。

長：(進一兩步，慘忍地)父王啊！——母后已經領了聖旨自盡而死！——

崇：(慘然地緊接)在國破家亡的時候，她是應該死義的，朕不叫她自盡——唉！朕又有什麼辦法呢？——

長：(緊接)妃嬪也給父王殺死好幾個！——

崇：(慘然地)朕不殺死她們，闖賊進宮，也不肯放過啊！

長：(哭泣地)父王！闖賊爲什麼一定要殺害我們呢！

崇：(歎息地)朝代易主，代代皆然，何獨闖賊一個？

長：(哭泣地)我們先祖洪武皇上，開國的時候——！

崇：(感到她失言，大驚)哎呀！孩子——！

長：(緊按地)父王啊！——

崇：(慘然地)你怎麼靜起這樣的話來了？

(戰鼓，又極度的緊張)。

(太監從外急奔入)。

監：聖上不得了啦！闖賊進宮了！

崇：(大驚)啊！(欲走)

長：(驚恐的)父王！——

崇：(回身)你！——(舉劍砍長平公主，中臂，長倒下)

長：哎呀——！

崇：(急奔下)。

戰聲復起。

愈來愈近的嘈雜聲。

宮女(二)已經失却了她的衣包——從左外跑了進來，面色慘白。高叫着。

——闖賊進了宮了。

——不得了啦！闖賊進宮來了。

一路跑了進去。

接着，宮女(一)——兩個包袱已經失却了一個，——亦自左進，向右，喊，——天哪！我的天哪！

跑到御桌的裡角，又拆回到外角。

就在這時，左外有——闖賊來了！——的叫喊聲

她一嚇把僅餘的一個包袱，也嚇得丟了下來。哭叫着跑到左外面去了。

那叫「闖賊來了」的是太監。他一路叫喊剛跑到舞台中心，宮女(四)大哭的自內向外跑。

太監看見她，忙叫着她

——妳往那裡去呀？闖賊已經進了宮了！

宮女(四)帶抖的說：

——那麼辦呢？

太監想了一想。

——我們到後門看看，能不能逃出去。

說完急入內，那宮女也哭哭喊喊的跟了進去。

當她們已沒入幕後時——

(一陣急驟的鑼鼓)。

四個闖兵衝了進來，分別跑到裡面和右面去。

向右去的一個，發現宮女落下來的包袱「咦！」了一聲順便的拿起帶了進去。

接着一個闖小將上，四面看看，發現長平公主，他注視，跑過去踢了一腳，看看沒有動靜，即跑到後面去。

闖王四侍衛上，宋猷策，牛金星，闖王上，隨從跟上。

闖王一走出台，就發現了長平公主。

(有些驚異的，向隨從) 嚶——！這是什麼人？

一隨從向前，看長平公主。

闖王隨步轉入台中。

隨：(從在長平公主身邊發現血劍拾起。)

(隨) 還有一把血劍呢！(獻闖)

(闖王接過劍看。金星猷策也湊上去看)。

牛：(指給闖看) 這上面有雙龍寶珠，好像不在一般人使用的！進一步，而這個女人女

隨：(又發現了) 還沒有死呢！(作勢) 好像祇在臂膀上中了一劍！

闖：噢！——(進前兩步看) 你是什麼人？

長：(掙扎看闖慘弱地) 我，我是，我是一個宮女——

闖：你怎麼受了傷的。

(順手將劍遞侍從放到御桌上)。

牛：(奸)我看你啊！的打扮可不像宮女！

(兩個闖兵，押了太監、宮女(四)，從內出，向左門去，牛金星敏感地，覺得可以解決問題，忙呼住)。

牛：站住。

(他們停了脚步)。

牛：(兇狠的指宮女)你知道她是誰？

(宮女四，趨前看，顫慄，不敢說話)。

牛：(更兇狠地)說——！

宮：(四)，(顫慄地)她……她……！

隨：(助勢地)她是什麼人？

宮：(四)，(顫慄地)她，她是長——！(又不說了)

隨：(再說)長什麼？

宮：(四)，(鼓着最大的勇氣)如是長平公主！(哭)

牛：(擺手)好！帶他們下去！

(闖兵押着太監，宮女四，下場)。

牛：(冷笑)現在你不是什麼宮女了吧！

長：(無力地)既知道我是長平公主，你們就該殺掉我。

闖：啊！——原來你就是長平公主，你怎麼傷得這樣？

長：(哀泣地)祇因為父王，不願意我受闖賊的污辱，想親手將我殺死，他砍下一劍，却再也不忍砍下去了。

隨：(更兇惡地)不要在這裡亂罵，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

闖：(阻隨從)不要嚇唬她。(向公主)公主，我看你的傷勢很重，你不要太激動了，你放心，你罵的那個闖賊，他不像你父王那樣忍心的，你不要害怕，他會好好地看顧你的。(向左右)

！左右——！

(兩侍衛應了一聲「有！」上前一步)。

關：把公主扶到後宮去，讓他好好地養傷，派幾個宮女服侍她。一切費用，隨時向庫裡去拿。

(兩侍衛同聲應：是！把長平扶自右門入。)

先前那一關小將，自內出，趨關王前)。

將：(禮)稟告王爺，宮內各處都找遍了，沒有找到崇禎皇帝——！

關：(堅決地)再細細地替我搜查！

將：(禮)是——！(又回到裡面去)。

關：(向金星)牛丞相，這就是武英殿，崇禎皇帝的金龍殿嗎！

牛：(搖頭)不是！王爺！這祇是一個偏殿，一個小小的宮殿！

關：(驚)哦！——這還祇是一個偏殿，一個小的宮殿，竟然有這樣的輝煌，那麼武關殿——！

牛：(微笑地)當然是更輝煌，更漂亮了！一切都是金闕玉砌壯嚴宏大得多咧！

關：(得意地)哦！——(看陶醉地)連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李自成竟有這麼一天，走進這樣的宮殿，真走天上宮闕，人間仙境！

牛：宋軍師剛來軍中，不是替王爺算了一卦，是說十八子，主神器？今天王爺進了神京，是該主神器的時候了。

關：(想)主——神——器——！(轉頭)那麼你是說，我李自成今天就該做皇帝君臨天下了？

牛：(笑)當然囉，王爺打了幾十年的仗，吃了幾十年的苦，出死入生，不下千百次，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的做皇帝嗎？

關：(虛偽地)也為着天下的百姓啦！

牛：國家總得有一個主子，老百姓沒有皇帝，豈不是如一盤散沙

嗎！

關：那我不是要長久的留在這裡了嗎？

牛：(笑)當然囉，做天子的，日理方剛，還能老是打仗嗎！天子，就是天的兒子——玉皇大帝的兒子，他是不輕易走出宮廷被老百姓看見的呀！

關：(驚異地)哦！——(看到了宋獻策)宋軍師！你怎麼不說話呀？想什麼嗎？

宋：(很隨便地)我在想着崇禎——！

關：想這個倒霉的傢伙幹什麼，你還怕他這一回能逃出我們的手掌心嗎？

宋：不是，我是在想着他的下場。

關：你還想替他打上一卦不成嗎！

宋：不用打卦，這是他們明朝的君王，自作自受。

關：是的！(點頭)他們真太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了。

宋：(憂鬱地)所以歷代皇帝，祇要失掉了民心。沒有不遭慘敗——破國亡家的。

牛：(不高興地)宋軍師，今天怎麼啦！

宋：(敏感地)不過偶而想想罷了(有意的啦開)哦——！牛丞相我們已經打下了北京，王爺登極的大典你也應該準備準備了！

(先前那個裕衣包的兵自右內出，先是一個肩上的大包袱從門裡伸了出來，接着是背，接着是全身，轉過身來手裡邊是一個大包袱)。

關王早已看見了默然地望着。

那兵士轉身以後發現了關王，惶急地將兩個包袱丟到地上，恭立顫抖，不知怎麼好)。

關：(嚴厲地)你這是幹什麼的！

兵：(顫抖地)我……我……！

關：(盛怒地)不用說了，我明白了，你在趁火打劫！你知道我們的軍紀就是一隻馬跑到人家田裡去，都得拿去砍頭，(大聲)你胆敢這樣——！

宋：你是那位將軍營裡的？

兵：(顫抖地)我是劉——！

關：劉候宗敏營裡的是不是？

兵：(顫抖地)是——！

關：(大聲)你說，我們的軍紀，掠劫該犯什麼罪？

(兵士不敢說話，惶恐，顫抖)。

關：左右！

(兩侍衛應了一聲，「有！」上兩步)。

關：(大聲)拉出去殺掉，爲搶劫者戒！

(兩侍衛同時應「是！」到那兵士身後，隨手先將兩包袱**扔**進房內，然後把那兵士向左推，一直推出去。關王煩惱地走着。大家靜場。

稍間，關王走到御桌旁邊，看畫。看一切擺設心境已經平和的多，但仍有一些不快)。

關：(指着缸)這是什麼呀！

牛：(搶接)這是放字畫的缸子，這個殿，大概是崇禎皇帝在閒暇無事的時候飲酒賦詩，寫字畫畫的地方，(指御桌)王爺！看這兒不是還有酒嗎？(拿起酒瓶看看，又放下，)王爺！這也是做皇帝應該學得的一套本事呀！做皇帝的，能够得到皇上的御筆，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呀！(笑)王爺在軍中已經學會了做詩，以後還得抽時間學學畫呢？

閻：(不以爲然地)什麼詩！什麼畫？我就不愛這一套，我李闖王是憑一根銅鞭打天下的，就是做皇帝，我還得弄我的銅鞭哪！誰還有時間搞什麼詩，什麼畫，(走)啊！宋軍師，你一路來看見嗎！怎麼皇宮裡有這麼多的女人呀？

宋：本來是呀！皇帝後宮！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再加上那些宮女，自然就多啦？「三千粉黛」指的不就是宮中嗎？

牛：王爺登極以後，也得這樣呵！將來還得派人到天下各地方去選妃子呢？

閻：(笑)這可不成，我李闖王生來就是怕女人的，討一個老婆，已經是沒有辦法了，我以前很奇怪，爲什麼宮裡的那些太監——男人們，都要割掉那子，像我們鄉下割雞闖羊一樣，原來是宮裡女人太多，男人太少，(堅決地)我李闖王做皇帝，就不要這些傢伙！

宋：這些人怎麼辦呢？

閻：放他們回去種地，做生意再不許他們幹這些買賣，(羅將軍及其侍衛，——蔣長貴——自左忽忽上場，向內走，當他快走到石級時，閻王喊住他)，

閻：羅將軍！——

羅：(不安地)啊！王爺！？——

閻：爲什麼這樣急忽忽地？

羅：(找到了一個理由)末將特來替王爺送一個喜信。

閻：(不解地)信喜——？

羅：有兩個太監帶來兩個孩子——！

閻：既是太監那兒會有孩子？

羅：不是太監的孩子——是永王和定王。

牛：(驚)什麼永王和定王？

關：(亦驚)永王，定王，不是崇禎的兩個太子嗎？

宋：永王，定王，正是崇禎皇帝的兩個太子。

羅：這兩個太監說我們破城的時候，崇禎把兩個孩子送到田周二相府裡，兩家不肯收容，後來就留在他們家。現在不敢隱瞞，特來宮裏，獻給王爺，剛剛遇到末將——

牛：(高興地)那好極了？

關：他們現在在那里？

羅：暫時還留在末將營里。

關：(有感)國破家亡，這班孩子們也够悽慘的了，你們不要難爲他們。

羅：孩子雖小，可是很頑強。

關：叫他們去吧，對孩子們是祇有原諒的。把他們留在這里，免得別人利用他們做傀儡。

牛：王爺的意思很對。

關：還有——

(關少將又忽忽自里面跑出)

將：(禮)稟告王爺，宮里又搜查了一遍，還是沒有找到崇禎皇帝，后院的門大開着，是從那裡逃出去也說不定。

關：(怒)我們佈置得這麼嚴密，還能給他逃掉？我決不相信，我決不放過他！(堅決的)我親自去查！

將：(禮)是——！

(關王急走入內，

牛金星，宋猷滾，侍從，關少將，隨下，場上僅餘羅虎及其侍衛，

戰鼓起，但不很激烈)

羅：(跟上去，看大家沒入以後)好極了，好極了，(眼看到御桌

上的酒瓶；我一進來就聞到一股香味，（跑過去，拿起，嗅着）怕比咱們山西的汾酒還够勁兒，（拿杯倒，一飲而盡，回味着）真不錯，再來一杯，（又一飲而盡，把瓶放到御桌上，向侍從）蔣長貴呀，你看這北京，這宮殿多有趣呀？什麼地方都叫人看花了眼睛，怪不得我們王爺要做皇帝呢？

蔣：（陶醉的）誰說不是呢，單看那些宮女吧，就是花花綠綠，像畫裏畫的一樣不要發討一個回家，就是看看，也儘够受的啦。

羅：（再拿起酒瓶直灌）要拉他媽的一個做老婆，才有趣呢！——哈哈！（一飲而盡）

蔣：（驚叱的）拉一個做老婆？那王爺還要砍我們的頭呢！

羅：（再飲）你真是一個傻小子，有我們劉侯，還怕什麼呀！只要劉侯不說話，王爺還不是馬馬虎虎嗎？你要明白，現在的王爺不是以前嘍，以前他還沒有得到天下，做得皇帝，不能不那樣做，說什麼，你們要奸淫虜掠，就一定要在掉你們的頭——其實這也不是王爺的本意那都是李制將軍，從孔子廟裡學來的那一套，現在王爺做了皇帝啦，崇禎皇帝倒了台啦，我們大家吃盡苦，替他拚命，難道王爺心裏還不明白嗎？還不懂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我們快活快活嗎？蔣長貴呀——我們現在都是「功」臣，都是「開國元勳」啦，弄個把女人玩玩，找點錢花花，這還不是應該的嗎？（取酒）還不是應該的嗎？（再痛飲）（又走了過來）還有，蔣長貴呀，我們王爺，從在西安就了王位，做了奉天倡義大元帥——做了奉天倡義大元帥以後，他就不相信李制將軍啦，一天到晚什麼，老百姓——老百姓他早就不要聽那一套啦！不像崇禎十

三年的時候那等言難計從了呀！王爺倒反相信了牛丞相的話，說李制將軍在老百姓之間的威望太高了，對王爺是很危險的；所以王爺只給他調了守官兒制將軍，人馬也不放心多給，只有三千多名！蔣長貴呀！在王爺面前，現在只有我們劉侯，和他們牛丞相，又去倒酒，兩個人，才真是吃香的呢！他們牛丞相和我們劉侯——（又倒酒）你看進城以後，還不是嗎？哈哈！還不是嗎？（又一飲而盡）

（在羅虎快說完時，費貞娥——宮女打扮——自內出，很緊張的向左內看，看看沒有人，輕輕的上下石級，就向左直跑，想逃出門，她沒有注意到旁邊的人，當她快到門時——

蔣：（吃住）什麼人？（搶上一步）

（費貞娥被嚇得站了下來）

羅：（朦朧着醉眼，眯了幾眯）是你——（走前打量她）好漂亮的臉蛋兒，（用手摩挲）嘻嘻——

費：（盛怒的打掉他的手）放嚴重點一點！

羅：（笑）蔣長貴呀！你聽見沒有？她叫我放嚴重點？

（轉身打量她）在你這樣美人兒面前，叫家怎樣嚴重得來呢？嘻嘻——（向她肩頭搭）

費：（跑了過去）你是什麼人？

羅：（醉意甚濃）我誰？——我嗎？——（向她道）

蔣：（翹起大姆指）李制王的部下大將，功臣，開國元勳了，不起的羅虎大將軍。

費：（冷笑）人家說你們的軍紀怎麼好怎麼好，原來是這樣的土匪！（末尾兩個字特重）

蔣：（怒）你到別人哪！——（向她面前伸）

羅：（把他阻住）蔣長貴呀！（把他攆回去）

蔣：（在被推時說）你是什麼人？

費：（冷然的）——一個小宮女。

羅：（暗意甚濃）好極了，一個小宮女，我就愛上了你這個小宮女，美人兒，你叫什麼名字呀？

費：（讓開）我姓費，我叫費貞娥。

羅：（滄浪的）費貞娥！多麼好聽呀——費貞娥呀！你看我多威武啊！將軍！功臣！開國元勳！這還不够你愛的嗎？這還不够你愛的嗎？

費：（背過臉）嘿——

蔣：妳別太不識抬舉了。

羅：（撲前）費貞娥呀！你來呀！……來呀……

（羅虎拉費貞娥，貞娥掙扎不得脫，羅虎想抱她，貞娥掙扎勸害，搥打

（就在這時外面沖進了吳老海）

海：（不高興的趨前），你們在幹什麼呀！

（一〇多遠）

羅：（鬆開費貞娥）關你什麼事！你是那兒的？

海：（怒）不管那兒的，你們不該這樣。

羅：（指自己）你知道我是誰？

海：（正義的）我們當小兵的，王爺都不許搶劫奸淫，你們做將軍的，更——

羅：（怒）你管不了我！

海：（也怒）你犯了王爺的軍規，誰都可以管！

羅：（拔刀出鞘）你再說——！

（吳老海氣得說不出話站着）

羅：蔣長貴把她帶回營去！

蔣：（禮）是——！

（拖了出去）

羅虎怒視吳老海，憤憤地隨下）

海：（吐一口長氣）他媽的，進了北京城，就什麼都變了；東西也搶起來了；女人也奸淫起來了；軍規也不管了；老百姓也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真氣死人……真氣死人！他媽的，（李岩自左外上場）

岩：吳老海你又在罵誰啊？

（吳老海氣得不說話）

海：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勇敢；爽直、誠懇、肯改過、就是罵人這個壞脾氣，老是改不掉！

海：（突然的），李制將軍！我吳老海不幹了，請給我個長假吧！

岩：剛剛打進北京城，爲什麼就開差不幹呢？

海：（憤然地）我看不慣那些混帳東西！

：岩（不解的）你說的是誰？

海：（有點難受地）多呢！一進北京城，把過去的話全忘了，許多人都拚命的搶東西！不管老百姓死活，我看看那些老百姓，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人受不了，李制將軍，你相信嗎？（大聲）剛才羅虎將軍在這裡強姦一個宮女——！

：岩（驚異的）真有這樣的事嗎？

海：（繼續地）我罵他，他邊拿起刀來要砍我呢，現在他把那個宮女帶回營裡去了，（激動地）李制將軍，我吳老海在也不想幹了，情願回家去餓死。

岩：（安慰地）你不要這樣，我們可以查查，（半自語地）這一回進得也太快了，將領們懂得太少，兵士們也沒有很好的教育。

(宋獻策憂鬱地從裡面出來)

宋：(向岩)你怎麼到現在才來？

岩：被事情攔住了，(向吳老海)吳老海，你不用生氣，先回去，等等再說。

海：(不高興地)是——！(退)

岩：(憤懣地)這一回進北京，軍紀實在太壞了，好幾個兵士，糾纏着一個女人要強姦，幸虧遇到我，把她救了出來，原來是崇禎皇帝的張皇后，我派人把她送回母家去了。

(獻策聽吧，只是搖頭)

岩：王爺呢？——

宋：(慨歎的)在親自搜索崇禎皇帝，(顧)也在和牛丞相談怎樣做皇帝，看武英殿的雕龍寶柱呢！

岩：(不高興地)腳跟還沒有站定，民還沒有安，怎樣應付那些明朝勤王的兵還沒有打算，儘有這樣的閒事

宋：(反感的)牛丞相好像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把登極當着最緊張的事情，一味天花亂墜的在引誘王爺，向王爺勸進，我着，我們王爺，還沒有征服得崇禎，他自己倒已經被這些輝煌的宮殿吞下肚中了。

岩：你可以用天意來勸阻。勸阻他。

宋：王爺本人是還不壞的，祇是他這左右二輔太不像樣了，用不着看天象，將來王爺， 是很可能被金星宗敏這兩個人葬送的。

岩：(感激地，自語地)，迎闖王，不納餉——

宋：(緊接着)往後恐怕不會這樣了。

岩：我也早就看到這一點了，我們王爺就他本身講是有許多好的地方的，他慷慨，他刻苦，他不愛女色，他英勇善戰，他

懂得一些人民的疾苦，祇是他太愛奉承，太想做皇帝，他不能真正的知道，民爲邦本，立而道才能生呵。

宋：(接着)宗敏也不愧爲一員帥將，很會練兵，祇是這個人讀書太少，打仗以外什麼都不知道，對於部下，又不能寬猛他濟，刻苦教養，進了這帝王之都我府——(祇是搖頭)

岩：你的話很有見地，宗敏確是這樣的一個人，至於金星，才能是有，機擘也很够，祇是——不肯用在正處，我對你可以說，他是太有些小人氣了，不能幫助王爺爲善，幫助王爺成大事，立大的，(憤憤的)如果王爺真的相繕了金星的話，用這一道宮牆，把自己和人民隔開了，這將是王爺的失算，也不是你我幫助他的初衷——

(李闖王，牛金星，隨從蜀小將，自內出)

闖：(向岩)啊！——李制將軍，你也來了。

岩：(禮)到了一會兒了，王爺。

闖：(向小將)既然不在宮裡，難道他能插起翅膀飛上天嗎？也沒有已經走出皇宮的道理啊！你趕快傳令將各門關閉起來，嚴厲搜查！

將：(禮)是——(向左外下)

闖：李制將軍，吳三柱的事，你處理了沒有

岩：已經派了宏將軍李牟，率領了幾名家丁，前去他父親吳襄，和愛妾陳圓圓那裡，加以保護，還望王爺能以高官厚爵封給他們父子，並委派賢能前往勞軍，使吳三柱思家寶的之心，能以安定

闖：頂好能叫吳三柱的親吳襄，寫一封信給他兒子，要他前來歸順，給稿軍的人帶去，這樣吳三柱的來歸，是，更有把握的，(向宋獻策)宋軍師，這件事還是你去辦一辦吧，最要緊的

是能够得到他父親的一封親美信，你可以告訴他，現在吳三桂祇有歸順，不然我李闖王的力量，是够打垮他的。

宋：(禮)臣拜命——(自左門下)

岩：(進一步)王爺，現在我們最緊要的事，是安民。

闖：你說的對，可以出一張告示！

岩：不是出一張告示就完的。

闖：還應該怎樣？

岩：現在城裡混亂得很，我軍搶劫奸淫的事，已不是發生。一回甚至在宮庭之中，都有人敢明目張胆的做，這不是王爺苦戰多年救國救民的利衷

闖：視長可以這一張告諭並發令各級將領，一面徹查，一面產厲執行軍紀違令者，一律處斬。

岩：但是，言者諄諄叫聽者漠漠

(劉宗敏找眼自左門上)

劉：(禮)本將劉宗敏參見王爺

闖：你來得正好已經往下來了嗎？

劉：已經往定了！

闖：在什麼地方？

劉：田皇親，田曉的府裡

闖：田皇親的府裡(帶笑的)你到很會找好房子住。

(宗敏有些窘)

闖：聽說我軍進城以後，軍紀很不好，搶劫時時發生。

劉：(堅決的)沒有的事！

岩：(將接)劉侯，你不能這樣說。

闖：事是有的，我在這兒，(指)就遇見一件，是我親自叫人把那個兵士砍掉的。

劉：(更啊——)

牛：(解圍的)人數甚多，又是混雜，因而發生這樣的事，是難免的。

岩：(抽氣的)牛丞相，這不能說是偶而，這樣的偶而，是以毀掉我們的。

關：劉侯，你應該好好的約束他們才好，不能讓他們這樣放肆。

岩：不但搶劫，還到處奸淫！

關：(奇怪的)居然有奸淫的事發生？

牛：我軍軍律嚴明，不致如此。

岩：(冷笑的)不致如此，剛才在這兒，就是一件——

劉：(指)在這兒：——

岩：怒你的部下，羅虎將軍，這在兒豈非一個密友？

劉：(不服的)我就不相信，羅虎將軍會幹這樣的事，王爺是在宮裡的。

岩：對了，王爺還在宮裡，都敢這樣不法。在外面，更是更不知怎樣了，你如不相信我的話，不好即刻去羅虎營裡去查一查。

關：(正色的)劉侯！如果真有這樣的事，那可要不得，你必須認真查辦，不要姑情。

(宗敏不快默然無語)

岩：事情到了這般地步，真想向王爺陳請，趕快諭告百姓，讓他們隨時前來告發，以安民心。清查那些劫掠奸淫的賊首，殺幾個，以示其衆。所有各營兵馬，立即派到城外聽候出征，一切官兵，不得強住民房以失民望。

關：很好，劉侯，你的意思呢？

劉：各營兵馬，都居城外，這一點，有關治安，辦不到！

(王默然不語，大家很僵，靜場)

一個副兵自左外上

兵：「禮部王爺，有崇禎皇帝大小官員，陳圓圓等五百多人，前來請願，並請王爺，早登大寶，以負天下之望，現在外面聽候傳見。」(遞表)「這是他們遞進表。」

閻：「看表隨手撕了。」(放地)「這些無恥的東西，(向兵)我李闖王做皇帝，要他們進什麼表。誤國害民得還不够麼？把他們一齊吊起來，送下監牢。」

兵：「是——！」(退)

閻：「不行的，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牛：「降官遞進，雖有不當，這也是見天下的人心，王爺還是早日登極的爲是。」

劉：「(滾上)本將一路來，大家也都以此相望。」

閻：「好吧，你們既都要我做皇帝，我就來做個猴猴王，給你們看看吧，候宋軍師回來，叫他選個吉日好了。」

牛：「要準備的事很多，先爲掃清大內，請王爺退居宮庭，然後候工政府修葺巡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進大內，以次才是登極大禮，選完吉期，先令禮政府官儀制，領示群臣演禮，王爺自己也得化上幾天來演習禮節呢。」

閻：「驚奇的麼麼麼，我是騎着馬打天下的，我是馬上天子，用不着這一套，做皇帝就做皇帝，你要弄這些噲噲噲地把官，知道嗎牛丞相。」

牛：「禮部知道了。」(王爺)

宋獻章自左外匆匆回來

閻：「看見宋獻章進來了。宋軍師，你回來了。我們正候你替我選一個吉日。準備登極做皇帝呢。」

宋：容臣櫛沐熏香，卜吉日，再行稟告，祇是臣最近看天象，星位動搖恍惚，目前好像還不是時候！

關：(有意驚意)噢——。

(牛金星頗感不快)

宋：王爺吳三桂父親吳襄，和他的寵姬陳圓圓，深感王爺厚意，原招三桂前來歸順，他們把信，已經寫好，交臣帶回來了。(呈信)

關：(接信，隨手又遞給金星)又去了一件大事，吳三桂那小子，手裡有五十萬大兵；肯來歸順，那我們對北方，是可以高枕無憂了。(笑)

牛：(笑)也真是無巧不巧，要不是他把愛妾陳圓圓留在北京，給我們一個機會，事情可不是這樣便當呢！

劉：(情不回的)聽說陳圓圓，美麗，善歌，是天下之絕色呢！

牛：(也感興趣的)可不是嗎。是田皇親特地從蘇州買回來，送給崇禎皇帝的，這個皇帝是傻子，不要退了回去，後來吳三桂召見入都，在田皇親府裡看見到了，一見傾心，就硬要了過去，這小子的艷福，可不淺啦。

關：(笑)你們倒很熟悉這一套

(李牟急匆匆進)

牟：(急切的)哥々哥々！(看見了關王)！——啊！王爺

關：(奇怪的)李宏將軍，你爲什麼這樣慌張？

牟：(不安的)有事特來稟告。

關：什麼事——

牟：(看到劉經過躊躇)吳三桂的寵姬陳圓圓！

岩：(急)陳圓圓怎麼啦？

牟：宋軍師剛走不久就來了一批人馬——

闖：(亦驚)一批人馬？誰？——

牟：是我們的人，他們硬把陳圓圓搶去了。

岩：你應該阻住他們，我們是奉了王爺的命令，前去保護的。

牟：我再三的說，可是他們不理。

闖：你們帶去的兵呢？

岩：(搶接)臣的兵全紮在城外，反有開進城的，隨在臣身邊的，
祇是幾十名護衛兵不够分配。

闖：搶去多少時候了？

牟：剛剛不久。

闖：(急)馬上派人去追。

牟：(很氣憤的)不用追！(指)陳圓圓就在劉候府裡是他們派人前來搶去的！

(全場同調驚退一步)啊！

劉宗敏默然無聲語

相當時間的靜場)

闖：(走到宗敏面前)劉候！你這麼一來，可誤了大事了！

(劉宗敏默然無語)

戰鼓逐漸激越起來

前幕慢慢的下落

第 三 幕

幕啓時：台上香煙甚旺。

這時劉宗敏正從外面拜客回來；一個叫做朝華的寵姬，在替他除冠，解袍，交與旁立的小女侍，拿了進去。宗敏原在台中，解衣后，轉向太師椅休息。

朝華看着小女侍下場。

後面有很悠韻的琵琶聲音。

朝華獻媚的走向宗敏。

朝：(嬌媚地)丞相！王爺登大寶的日子，已經看定了嗎？

劉：宋軍師已經選定了，就是本月——四月廿九。

朝：(想了一想)今天四月十八那不是只有十一天了嗎？

劉：只有十一天了，以後王爺就是大順皇帝了(回想)日子過得真快，從我們進入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吊死以後，已經過了一個月了，(打趣地)朝華夫人，你老是關心王爺登大寶，大概是在等着做一品夫人吧！

朝：(有點羞)丞相別開玩笑了，我那裡有這個福分？(指內)像那天下第一美女陳圓圓，她才——

劉：(阻住嬌)，又是陳圓圓了！這件事別人可以不知道，造謠言，你是一清二楚的，怎麼也這樣說呢？

朝：(看他發急)丞相你又發急了，說着玩玩有什麼要緊呢？

劉：(不快的)我劉宗敏到了北京以後，最倒霉的事，莫過於這一件了，陳圓圓和我有什麼交道？當初掠了她來只是爲了李制將軍那寬容的辦法不對，把這押囚起來，可以叫吳三桂死心塌地的來幫助我們，那裏知道，連王爺也誤會起來了，以

爲我劉宗敏看中了陳圓圓。

朝：(嫵媚地)現在王爺總不會這樣想了吧？

劉：(有些輕快地)說明白了，當然是不會再誤會的，還覺得我的辦法比李制將軍的對呢，只是外面的人那裏知道呢，看到我搶了陳圓圓，就一傳十十傳百鬧的滿城風雨，什麼謠言都造出來了。

朝：(微笑地)現在還有人在說王爺呢？——

劉：王爺怎麼樣？

朝：說王爺已經把陳圓圓收做妃子啦！還把他們第一回見面說得天花亂墜呢！

劉：其實把這件事說穿了是不值一笑的。誰相信天下有這樣的笨虫，一面望吳三桂來歸順，一面又把他的寵姬陳圓圓強佔住，要真的這樣那簡直是逼吳三桂反叛了，別說是王爺，就是我也不會這樣不聰明吧？

朝：(有意玩笑地)只是大家不肯這麼想！

劉：所以就糟了呀！在北京城里說說倒也沒有什麼，萬一傳到吳三桂的耳朵里，而他又不清楚事實，也許會引起很大的誤會呢？

朝：(打趣地)不過，丞相這個冤枉背得倒也很風流，要是別人，還想望不到呢！本來這種事是很難辯解的，別人且不去說，就是我也！也不敢斷定說丞相！

劉：(阻止她)倒罷，一肚子的悶氣！不要說了！(走)

朝：(望着他笑，旋又走了過去，)啊，丞相，我倒忘却一件事了，我給你點東西看看。(走向儿)

劉：(有些驚異)什麼東西！(跟上去)

朝：(解包，取衣)一件娘兒們的漂亮衣衫，一串這麼大的珍珠項

練！（再看着他笑）

劉：這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朝：（笑）約莫一個時辰。

劉：一共須要多少銀子。

朝：說是特地爲丞相找來的，用不着銀子。

劉：（高興地）噢！用不着銀子？

朝：來人說這是從崇禎皇帝的一個京宮兒家裡找來的。那京官兒的意思，只要丞相歡喜，就送給丞相，只望後以有機會能提拔提拔他。

劉：（笑）又是一個想做官兒的，履歷帶來了沒有？

朝：沒有，說是就送來。

劉：好吧！——

朝：（嬌媚地）丞相，你這是預備送給那個美人兒的呀！

劉：（笑）你說呢？

朝：（笑）我怎麼知道，（指）府里有那麼多——！

劉：（笑）我就是預備送給你這個美人兒，一品夫人的，（隨手將衣披與朝華身上）。

朝：（接包，禮）那就謝謝丞相了！

（嫣然一笑，婀娜一下翻然而入）。

（宗敏望着她的背影，微微的搖頭笑着）。

四個侍女——宛宜，繼蘭等——一捧茶盤，一捧茶點上。她們立在門內，候朝華走過才走向宗敏）。

宛：（禮）丞相，請用燕窩，（取置太師椅前小台上）

蘭：（禮）丞相！請進茶點。（也取置台上）。

（兩人倚立在太師椅旁）。

宗敏走過，坐下，喝了一口）。

劉：(向宛)，宛宜，唱支新歌聽聽。

宛：(禮)是！丞相！

(她們把盤放下，開始走動起來。

等過門奏畢，便跳起舞來

宗敏喝燕窩，進茶點)。

她們唱——

一縷痴心偏不解。

訴來又怕別人怪；

辜負了冤家情以海。

徒相待，冷眼誰瞅睬？

終日裏鎖眉兼蹙黛；

愁詞一曲無聊賴。

但願意心常自在。

替儂輩還了鴛鴦債。

劉：(驚詫自語)詞兒怎麼這樣憂怨，(向宛)這只曲子是新學的叫

宛：(笑)是昨日剛學會的，丞相！

劉：詞兒誰難做的？

宛：(笑)是從陳圓圓陳夫人那兒抄出來的。

劉：(不高興地)倒罷！又是陳圓圓，(向宛)去吧！

宛：(禮)是！丞相！

(宛宣等同下。華安自左門上場)。

華：(禮)丞相。

劉：(不快地)有什麼事？

華：丞相，你招手打的那五百副老虎凳子，木匠已經打好送來了

劉：(記不起的)什麼老虎凳子？

華：就是丞相說的那審問犯人的新刑罰。

劉：(恍然)啊！我倒忘了，打得怎麼樣？

華：已經試用過了，很好，凡上了檯的人，都因為受不了這樣的苦，情願受罰，有的已經出到五百兩銀子。

劉：可以逼他們多出一點，我看這一班犯人很有些可以擠出十萬兩的。不要輕輕的撻過。

華：是(躡問)丞相，你昨天要的那個讀書人，我們今天府裏已經派人把他捉來了。

劉：現在在什麼地方？

華：(指左外)帶在外面，他很孤憤。

劉：帶他進來，讓我自己問！

華：(禮)是！(華安從左門揭簾，手作勢，揮蓋押馮凱上)。

劉：(不高興地)你就是馮凱嗎？

馮：(昂然地)是的。

劉：你是一個會鬥季散？

馮：(昂然地)是的。

劉：你常常在街上漫罵我們。

馮：(憤慨地)你們的行爲太叫人民失望了。

劉：有什麼使人民失望的？

馮：(嚴肅地)你們還沒有進到北京，大家都以爲李嗣王的大兵是仁義之師，可以拯民水火，那知道你們的行爲恰恰相反，進城以後，奸淫擄掠，敲詐勒索無所不爲！

劉：(叱)不要胡說！

馮：(正義地)沒有胡說，這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天子無道，人民猶得誅之，何況你們李嗣王還沒有做皇帝，就是你劉丞相也應該潔身自好愛民以德，可是，我請問你，在你府里關了多少無辜的百姓，你沒日沒夜的，又在怎樣的魚肉人民，

你們就是這樣的仁義嗎？

劉：(怒)胆敢這樣放肆，(大聲)我要封住你的嘴。

馮：(正義地)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你們這樣的行爲封不住我的嘴，更封不住天下百姓的嘴，你劉丞相可以聽聽，那兒不是咒罵你們的聲音。

劉：(大怒)你不怕死？——

馮：(正義地)我怕死，我要活，正因為愛活，所以我就不怕死，我敢大胆說話，我想在死里求生。

劉：(怒極)好，你要在死裡求生，我看你是死到頭上不知死，我要殺你死，我要叫你死裡求不得生。(向華)拉出去斬首！
(押差喊一聲「是」拖馮凱下場)。

馮：(冷笑)哼……哼！這就是你們李國王的國法？(大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華：(走過去把他一推)走！
(華安與押差押馮馮凱下場)。

劉：(憤極自語)在這樣的極刑底下，還有這樣大胆說話的人，(恨)居然敢當面罵我劉丞相——！
(門子提了一包東西，自右外門上)。

門：(禮)丞相外面有一個讀書人來報帖，這是普見禮。(呈帖呈禮物)。

劉：(把帖撕得粉碎)讀書人前來報帖，混賬！我就討厭這些讀書的傢伙！滾出去！。(一脚將禮物踢得很遠)
(門子倉惶的拾起禮物，打算向外走。但是到了門口)

探：(怕他拿走。大聲的)丟下來！

門：是！(把東西放到几上，后下場)
(探子自右上場)

探：丞相，出了岔子了！

劉：（正怒回首）什麼岔子？

探：牛金星牛丞相，他告訴了王爺，說我們府里關了好幾百犯人，還說新打了五百付老虎凳呢？

劉：（驚）你是從那兒聽來的？

探：是小的從牛丞相府里家人嘴里聽出來的。

劉：王爺怎麼說？

探：不知道。

劉：（大怒）牛金星什麼東西他也和我過不去！（看探）給我滾出去（又是一腳）

探：（顫兢地）是！（退）

（李岩穿着普通老百姓衣服——走進來）

岩：（看宗敏）劉丞相怎麼今天這樣不高興呀？

劉：（余怒未消）沒有什麼——請坐！

岩：（便說便坐）今天沒有上朝？

劉：（仍然余怒）身體不大舒適——（看到他便裝）今天又去民間私訪去了嗎？你對私訪倒是很有興趣呀！

岩：（嚴肅地）倒也不是興趣，只是想多懂得他們一點痛苦，（想起）啊！丞相，你知道那個殺死羅虎將軍的宮女是誰？我已經打聽出來了！

劉：（很感興味的）誰？

岩：她叫費貞娥，只有十七歲，是在宮里伺候長平公主的，什麼地方人，可不知道。

劉：看不出，小小的年紀居然做出這樣的大事！他究竟怎麼把羅將軍刺死的？

岩：就是當天，羅將軍把她帶回營里，逼她。她假意的說願意，

羅將軍信以為真，當晚，就大宴賓客，喝得爛醉；盾來到了房裏，賈宮人又把他一灌，弄得他爛醉如泥人散以後他就先把羅將軍刺死，然後自殺死了——！（劉宗敏故事已經說完了，便回到椅旁）。

書：老百姓這樣傳說着，只是他們加油加醋，把賈貞娥形容得更盡大義，把我們說得更不成樣子。就是有一點他們說得對的，就是我們王爺禮葬賈貞娥的事，老百姓們說賈貞娥殺了王爺的大將，王爺還以殺不到王爺為恨，照理是應該王爺不高興的，那知王爺反而佩服賈貞娥，得賈貞娥還用很大的禮節埋葬賈貞娥；還說賈貞娥，殺羅將軍殺得好，老百姓覺得王爺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啊！劉丞相！說到賈貞娥，我却想起了幾件事，希望你能澈底查辦一下，我們的軍紀要是再不整頓，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劉：（並不願意聽）你請說吧！（坐下）

書：第一，我們住在民家的，他們的被單被褥，以及一切用品，全強迫民間供給，好像王爺不會發給；移動的時候，更是連掠帶搶帶拿的，把像樣一點的全拉走了，弄得百姓們怨天恨地，有的等於供給，甚至於無以為生。這是希望劉丞相，首先澈底查明，嚴加辦理的一件。

劉：（尚不熱心地）其次哪。

書：第二，自從王爺出了示諭，要百姓們告發軍兵的一切不法行為以後，那出頭的便常常受到危害，有一個婦人，為着她的媳婦被搶前來喊冤，就讓幾個兵士慘殺了。他們把這個婦人的手腳，兩個奶子，兩腮上的肉，全都割掉，倒掛走來，讓血從嘴裏流了好幾天；那婦人都不得死，這樣的慘刑，以後老百姓就再也不敢告發了。把王爺的示諭當做一具空文。我

們還談什麼救國救民。劉丞相，這件事你更要多負些責任，毫不講情的嚴辦才好。

劉：(不耐煩地)還有嗎？

岩：還有，就是我們的軍兵將領，他們不但作孽作福魚肉以民，勒索敲詐，目無法紀，連老百姓無可奈何，說兩句怨言惡語，都不為他們許可，只要被他們聽見，他們就抓去砍頭。今天私訪就聽說有一個叫做馮凱的書生，平時極得人民信仰，竟因為講了幾句怨言，被一個將領抓去了，我特地來找劉丞相設法，那知到了府門口，馮凱的頭已經滾在地上！明玉仁義之師，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這樣的行爲，劉丞相你看該怎麼辦才好呢？

(李岩愈說愈憤慨，最後竟指宗敏罵)。

(崇敏也越聽越氣終不能忍受)。

劉：(首見李制將軍，你今天究竟爲什麼來的，有意和我尋仇？我劉崇敏很尊重你，並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岩：(也激動的)劉丞相並不是尋仇，我也沒有仇，我實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大家共患難共死生有十幾年，好容易才有今天，可是你們不自愛，你們這樣亂行逆施，你們不但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們自己呀；你們這樣是自找毀滅！我不希望你們這樣毀，你們應該爲王爺萬年不朽的基業着想，你們應該救出己來，劉丞相你好好地想想吧！(李岩說罷大怒而出，高宗敏呆呆地望他下場，氣得說不出一句話。稍間，宋獻策顧君恩同上)

宋：(一路觀看)哈哈你們怎麼又鬧起來啦？

劉：(不快的)請坐！(但仍站著不動)(宋獻策讀拜且坐)

宋：(調解的)大家都是自己兄弟，何必鬧義氣呢。(李制將軍生性

迂腐書生子氣，難道相交十幾年，你還不能原諒他嗎？

劉：（餘怒未消）這個人說話，真是太不懂事，老是那麼套什麼百姓，百姓，百姓！好像我們不做百姓的兒子孫子，就不能吃飯的，我們天下已經打定了，還老百姓什麼用，我們過了河，就用不着橋。我們無需乎把百姓頂在頭上了。

顧：劉丞相你平平氣吧，李制將軍也是個好人，愛朋友愛朋友好只是讀孔夫子的書讀得太多了，對於儒家的一番教義相信得太入迷了，就老記着「民爲邦本，民伐罪」，這一套，日長久遠，反而濃得化不開了。

劉：（餘怒仍在）我就不相信——宋軍師你說天底下真會有把老百姓當做老子祖宗，不替自己打算打算一心一意爲着老百姓的人嗎？從他李制將軍起，我看就未必是。

宋：（意外的），有倒是有的，只是不在目前，天上的星，已經發明了，可是這些星還很少，也很分散，我看大約再要經過兩三百年，人世間再遭受幾番大亂，那時天下的仁師義旅紛起如毛，這些小的星辰才會成長，才會相聚，造成人世的大變。

劉：（慢）天下的仁師義旅如毛，（快）有那麼多嗎？

宋：多得很。最後，都要會聚在一個旗幟底下，那時天下就會大定這仁師義旅紛起如毛，這些小的星辰譬如恩公您哩，就要大放光明了。

劉：（不相信的）我看你簡直是亂彈琴。

顧：（帶笑的）亂彈琴倒不是亂彈琴，天上的星座，也不會這樣昭示。這是宋軍師根據人情推斷的呢。（大笑）哈哈！（宋獻策也忍不住的和笑起來。）

劉：（心中有些和平了）我真不知道李制將軍，爲什麼老是這樣專做些惑頭惑腦的事，譬如說崇禎張太后與他有什麼交道，他

喜歡，要保護他畫節；劉理順，劉狀元和他又有什麼交道，爲着人家兒女婚姻的事他也要插進去打抱不平，聽說這幾天又在打什麼不平和金星鬧着呢，這樣下去，我看他是非要鬧出大亂子來不可的，王爺進了北京以後，，就比以前更討厭他更冷淡了！

顧：今天在宮裡，他和金星又鬧了一場，兩個人幾乎拍桌子罵了起來，看金星那樣子真要和他不共戴天，他的鋒芒也確實太露了。

劉：(憤然的)金星這個人，近來實在也太不成話，做了丞相，我也是丞相呀，就忘記了一切，什麼都看不順眼，連我劉宗敬也似乎成了他的眼中釘了！

宋：(慨歎的)這個人進了北京以後變得也太厲害了！

劉：(冷笑的)豈但進了北京，一向就是出賣朋友的，你們總不會知道，他牛金星是李制將軍推薦給王爺的，後來，他却一味的在王爺面前，說李制將軍的怪話，什麼老百姓只知道李；公子，不知道王爺，什麼李制將軍雄武大略，不會入居人下；弄得王爺不信任，李制將軍起來，他就得勢了。還有你們不知道的事，——去年在西安就連王爺也想給賣掉呢！

顧宋：——有這麼一回事嗎？(同時的)

劉：(冷笑的)怎麼沒有，他牛金星居然上一封書給顧宗皇帝，他說是他爲貪官污吏所逼，才投奔王爺，王爺聽了他的話，才不燒不殺學好，他說只要崇禎皇帝改法換章重用他，他有把握，勸王爺歸順朝廷，你們說，要是王爺知道了這件事，他還會有命嗎？

顧：(搖頭)那也真太豈有此理了。

劉：(憤慨的)老實說，金星他誰也不配說，未進北京之前，還不

是和我一樣，一個大富漢。現在呢，不到一個月，家產達到一百萬以上了，女人是那麼多；吃的穿的，是那麼豪華；這些錢是那兒來的，要說得銀真，給他吃一頓早茶也不夠，自己貪污腐化還好意思編排別人呢，我劉宗敏就不在乎他，看他把我怎麼辦。

顧：(慨歎的)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以前彼此是多麼友誼深重，同生死共患難，什麼都是同商共濟，女愛得如膠如漆，現在竟弄得這般分離，日子還長得很，往後怎麼辦呢。

(這時左內有——)抓住他抓住他——的聲音宗敏等，不知什麼事驚起，注視，突然顯出一個和尚——(胡明)——和一個官員打扮的人——(胡加)——兩個人急忽忽往外面跑，前一個發現場上有人立刻往右門跑，但是——

(二人都停下來，帶安執刀趕上)

劉：(不快的)你是什麼人？

悟：(惶恐的)阿彌陀佛小僧是和尚。(合手)

劉：我當然知道你是個和尚，你何處跑到這兒來的。

悟：(惶恐的)小僧在廟裡——

劉：和尚不在廟內還能在皇姑庵裏嗎？

悟：(惶恐的)小僧在廟內念經，指胡他無禮的罵我，後來又帶了人把小僧抓到這裡來，(合手)望施主們大發慈悲放小僧回去。

加：(氣憤很高)現在正是什麼時候，他還在替明朝的崇禎皇帝念經(向悟)罵辱了你嗎？

劉：(向胡)你又是什麼人？

加：卑職在禮部供職。

顧：(插接)在禮部供職就應該更加講禮，怎麼罵起和尚來啦？

加：(低頓的)我沒有罵他，我只是笑他不識時勢。

悟：(合手)阿彌陀佛像你才識時務呢，昨天做崇禎皇上的官，今天又做新朝的官，明天——

劉：(向悟)他做李開王的官關你什麼事？做得不對嗎？

悟：(合十)小僧怎麼敢說不對，小僧只說像他這樣的人不配罵人。

顧：你這有什麼意思？

悟：施主們，你評評理看，做新朝的官，就做新朝的官好了，還要到處發帖子，亂打抽手，就連小廟也要硬硬着塗糟，不塗就罵。

加：我是罵你爲什麼替崇禎皇帝念經，在新朝胆敢如此，該當何罪！——你在亂造謠言——！

悟：(有點急合手)善哉善哉！小僧是出家之人，能造什麼謠言，施主們可以打聽打聽看，他是不是借着新朝官吏的名義，到處打抽手。新朝王爺罵崇禎皇帝，說是貪官污吏，他既是新朝的官，應該這樣罵，可是他也這樣做，那和崇禎皇上又有什麼分別呢？施主們請評評理看，請評評理看。

劉：(不安甩袖)真麻煩——！

顧：你又爲什麼給崇禎皇帝念經呢？

悟：(合手)阿彌陀佛，出家之人，都是一樣難忘故主之情的，崇禎皇上是小廟的施主，他活着的時候到小廟上上過許多香火，今天他死了，念念天經，替他禮懺禮懺就是你們在家人，也是人情之常在呀。

劉：你們就這樣起來了。

悟：施主，我們佛門子弟，不說謊話，他因爲小僧不給塗糟，就找了這個由頭，說是要辦小計，今天果然帶了人把小僧抓到這裡來，還說小僧是小洞不補，大洞要吃了呢，阿彌陀佛

(伏下去)這是小僧的不是剛剛找了一個空子就想趁機逃掉，眾施主們大發慈悲，放小僧回去，阿彌陀佛，——

劉：(向華安)真麻煩！把他們帶下去。

華：是——(華安聞言，即拖胡加悟明，預備下)。

宋：(帶笑的)劉丞相，這件小事就讓我來作個主吧。

劉：(假意的)你能料理，那是再好不過了。

宋：(向悟)我來替你們下一個公斷，和尚還有故主之情，和尚比官員好，不過和尚是一個廢物；官員明大義歸新朝，官員比和尚有用，不過官員敲詐貪污橫行，未免無恥，一個廢物、一個無恥、無恥廢物，都是要不得的東西！(奪過華安手裡的鞭子)。都替我滾出去，都替我滾出去，(打向和尚官員，他們狼狽逃出，和尚嘴裡不斷的念阿彌陀佛，獻策君恩相視大笑，宗敏竄笑，獻策便笑便將鞭子交還華安，華安下。

后台有鑼聲(王爺駕到)的喊聲(關王侍衛戎裝自右上場)

衛：(恭立大聲)王爺駕到！

劉：(大驚向宋顧)怎麼王爺親自來了？

(李闖王半金星上，後隨兩侍衛手同平王爺站立在對面地使)

闖：(有點不快的)劉丞相孤王來的很意外吧？

劉：(禮)臣萬死，未得早接聖駕。

闖：(四顧)你生活得很好，很愉快。

劉：(有點不安)臣不敢！

闖：也應該過得好一點，過去十幾年苦難，也太多了。

劉：深感王爺的恩賜。

闖：(帶笑的)聽說你收買了一些美女？

劉：(惶恐的)沒有的事，只有兩個人。

闖：聽說你得到一些古玩珍寶！

劉：(惶恐的)偶而買了一點做小擺設！

關：很好——(走動)聽說你府裡還有好幾百個犯人，從明朝的文武官員到平民百姓都有。你們府裡稱這些人叫搖錢樹。

劉：(惶恐)這是更不會有的事。

關：聽說你府裡還有戮出心裁的刑罰呢？

劉：(更惶恐的)沒有——臣該萬死。

關：劉丞相，孤王說的難道是謠言嗎？

劉：(仍惶恐的)臣敢斷言，王爺說的沒有一樣不是謠言，都是那些忌恨臣的人捏造出來的。

關：(有意的)啊——(走着)(在外有鞭打聲慘叫聲甚厲。)

關：(驚意的)這是什麼聲音？(突然)劉王急入左內，牛金星隨下，劉宗敏火急隨下。(關待從侍衛全下場上僅餘獻宗君恩二人)

顧：宋軍師我看事情感關近溼了。

宋：也實在是意外，王爺今天會親自跑了來，從三月十九進宮以後，他是相信了金星的話，一直呆在宮內的。不過這樣地警惕宗敏一下也好，多少叫他以後有些顧忌。

顧：爲什麼金星這樣地和宗敏過不去？

宋：這就是俗話說的，同行是冤家，兩家店鋪，大家都搶着做，你爭我奪，到後來反了臉，什麼樣的行爲就都做得出來了，五十步一百步，我看他們左右二丞相，誰也不比誰高明，(關王一行從左內上場，關王神色頗爲不快，宗敏深感不安跟在後面。)

劉：(在關站定後)臣真是罪該萬死！(關看他一下默然無語)

關：(頓牛)牛丞相你去把那五百副老虎椅和一應刑具全都加上封條，以後不許再用。

牛：(禮)是！(向左門下)

顧：(向君恩)願將軍。

顧：(向前一步)王爺有何旨諭？

顧：你先把那幾百犯人審問一下，沒有罪的放掉，罪輕的也放掉，好的，勸他們繼續供職。要灰心，真正有罪該罰的，一律帶回刑部審理。

顧：(禮)是！(向左門下)

顧：(向宗敬)劉丞相你願孤王這樣處理嗎？

劉：(不能不願意的)王爺處理得當！

劉：(親切的)劉丞相，你不要誤會，孤王有意同你爲難，實在是這樣幹下去於大家都沒有好處，打到北京自然應該過好一關，只是我們不能忘本，不能做得人不像話，(稍停)孤王就要作皇帝了，看我穿的還不是布的衣服嗎，吃的雖不是像以前的御膳，可也只是普通的菜蔬，沒有山珍也沒有海味，在宮裡房子雖然好一點，却也沒有三宮六院，嬪妃如雲。孤王從來沒有得意忘形，這不是別的，一句話，孤王不敢忘本，孤王怕過累百姓，將來會遭到崇禎的悲慘命運的。

劉：巨罪該萬死。

顧：你們不要以爲天下大定了，吳三桂有回信願意歸順，即日就要來京自然是可喜的事，(頓)但關外還有更重要的人，精騎善戰的漢子兵，(頓)南方，更可法李良玉，一般明朝的將領，手裡還有很多的兵，還沒有將他們招安，有廣大的土地，也還沒有收復，可是大家都似乎有些苟安了，富貴榮華到手了，大家都準備享福了，這樣的情形，孤王更以爲慮(有點傷感地！)孤王親自跑到這兒來，老實說良真千萬不得已的。(門子持情報急，忽進門。)

門：(向宗敏)丞相，這是定州來的緊急情報！(呈報下場)

(宗敏接報大家注視他)

關：(見宗敏，神色倉皇)有了什麼事嗎？

劉：(很氣憤的)吳三桂已經發佈討發王爺的檄文了！(呈報。關王接看)。

宋：(向宗敏)吳三桂又變了。

關：(看后怒，擲地)逆賊！居然罵我李闖王是妖魔小醜，自稱什麼義師，(大聲)我就不相信我李闖打不垮他。

宋：(不解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王爺。

關：(憤憤地)據情報說，吳三桂的隊伍，回到了定州，有一個家人從北京逃了，去告訴他說，陳圓圓給劉侯宗敏搶去了，他就一怒回師發佈檄文，要和我們打仗，(重)吳三桂這樣的狂妄，我李闖王決不饒過他，——(牛金星又自左內上場)

關：(指地向牛)牛丞相你看——(牛金星拾情報檄文看)

牛：(看完冷然的)吳三桂也算是太不計算自己的力量了！(向王)王爺，現在打算怎麼辦呢？

關：(大聲)孤王的意思，即日調動大軍加以討伐！

牛：臣的意思，雖然吳三桂發佈了檄文，但他已經回師關外將來究竟怎樣的動，現在還不可知，兵員最好暫時不動，看看他的動靜再說。

宋：臣昨天晚觀天象，紫微星座略現暗淡，這幾天似乎不宜舉兵，牛丞相之意甚是，暫時可以按兵不動，看吳三桂的動靜，再作大計。

關：(怒)什麼叫做妖魔小醜，孤王可忍受不了，(大家默然僵場李牟急忽忽入)

探：(禮)王爺，山海關快馬遞來情報，吳三桂行至定州，突然回

師出了山海關，就和漢奸洪承疇祖大壽同去拜見韃子的九王多爾袞，(重)預備借韃子兵，和我們對抗！

(早報全場震驚，闖王接報探子下)

闖：(讀報復震怒)喪心病狂，竟到了這樣！

宋：(半自語的)想不到明朝保護國難的文武大臣，變做漢奸的竟一天多似一天，國家養兵原來如此。

劉：(趨前)王爺，臣願率兵前往，滅此小醜以洩王恨。

闖：(大聲)我闖王是中國人，他吳三桂也是中國人，中國人跟中國人，打勝就打勝，打敗就打敗，算不得什麼，爲什麼無恥到要借韃子兵，豈不是有意的引狼入室嗎？

宋：(冷然的)真是引狼入室爲虎作倀

闖：(大聲)吳三桂投敵，我李闖王決不容忍打他甘心做漢奸，我李闖王決不饒恕他，各位將領，孤王的意思，已經決定了，趁他還在接頭的時候，一鼓作氣的消滅他，打了勝仗回來做皇帝，(向宗敏)劉丞相，即刻替孤王派定二十萬大兵來朝，三更造飯，五鼓起程，孤王與你一同親征，吳襄陳圓圓，永定二王，一齊帶走，京城以及後方，牛金星牛丞相負責留守(宗敏金星同時高呼)(一一拜命一一闖王自右下，侍隨下，牛金星宋獻策下闖王待從兵全下，場上只餘劉宗敏一人。朝華自內急出)

朝：(驚)丞相——(宗敏慢慢的轉過頭來)

朝：(繼續的)嚇壞我了(拍着自己胸膈)

(宗敏冷然的看她一下，向太師椅走)

朝：(跟上去)丞相你今天受了委屈了？

(宗敏正預備在太師椅上坐下，朝華靠近他)

劉：(軟弱無力的)今天早晨起來烏鴉迎着我叫了三聲！我就知道

有點不好了，(懊悔的)我忘記看皇歷了——！

朝：(愁眉)丞相，皇歷我已經看過了，今天是一個黑日。

劉：(恍然的)怪不得，原來今天是一個黑日，倒運的事情就湊到一起來了！(頑然的拍香檯)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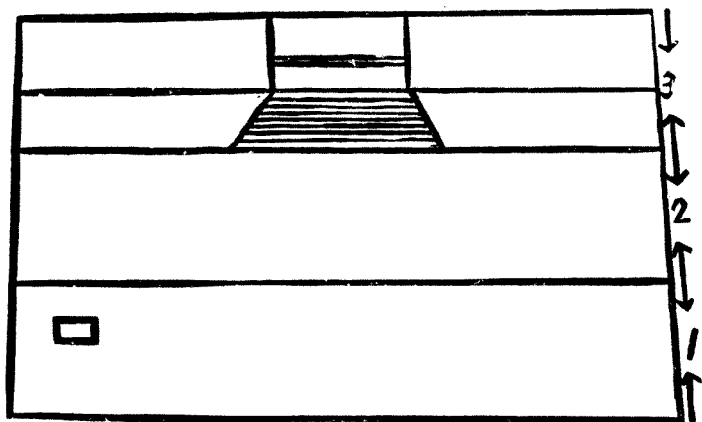
宗敏拍掉，以致棹上的什物跳起。

朝華夫人，仍然嫵媚地，但是無可奈何的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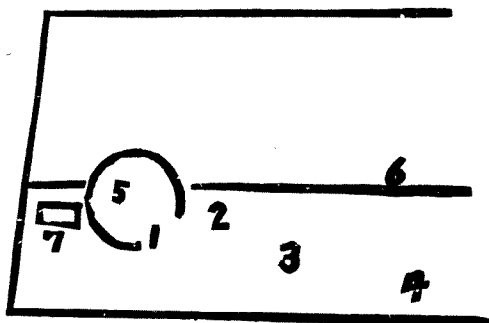
幕徐徐地下落。——

第 四 幕

佈景：本幕地點不一，佈景也較複雜，大體言之，舞台分三個部分。即開幕前，僅一大樹——地名牌——固定不動。第二部分，即中部，須運用換景，然亦簡單。第三部分——天幕後景係固定僅結幕時須用。



第 一 景



- 說明：
- | | | | | | | |
|---|---|---|---|---|---|---|
| 1 | 黃 | 金 | 標 | 5 | 篷 | 帳 |
| 2 | 范 | 古 | 山 | 6 | 腰 | 幕 |
| 3 | 吳 | 老 | 海 | 7 | 大 | 樹 |
| 4 | 方 | 桂 | 生 | | | |

在腰幕前、大樹上有橫行地名牌「山海關」。

台左角靠裡——距離入口約二、三尺地位——支着一個小型的篷帳，一半伸到幕布裡面（爲着便利前面人物的經過）帳門斜對着右面的觀衆。

這是臨近山海關門的關王兵士休息處。

場上有四個兵士。在帳口坐着的一個，叫做黃金標，因爲他有些女人腔，大家稱他做黃大姐。他正拿着針線，在替另一個士兵補鞋子。另一個——范古山——年紀已經有四十歲了。站在他的旁邊，口啣旱煙袋，在閒看着他。吳老海坐在台中偏右的地位，赤膊，在捉軍衣上的虱子，一個一個地在嘴裡咬着。方桂生——第一幕裡的那個俘虜兵——在右台口，正對

右內伸頭張望。各人軍氈代替了坐橙放在身邊。還有一些日用的零件散置着。

太陽正照臨着他們，吳老海身上被射的尤其強烈。季候是已經到了四月下旬了。

這時方桂生對右內伸着頭看來看去，遠遠的有號角聲音。

方：(看了一下，回頭向大家)山海關有這麼雄壯！(他表示着無限的驚奇)。

范：(回頭看看方不屑的，表示自己的多知)地勢險得很呢？

吳：(正吃過一個虱子)她媽的！你當過那麼多年明朝的兵，還不知道山海關。你去看關門上就橫着五個大字叫做「天下第一關」！(伸大姆指)天下第一道關口呢！(又去捉他的虱子)。

方：(驚奇地)噢——！(兼回頭看)。

范：(插入)喂！吳老海你知道「天下第一關」的「天」字怎麼寫的！

吳：(氣的站了起來把軍衣抓在手裡)你媽的，老范！你老是揭老子的瘡疤兒！進前！我吳老海是不認得「扁担大」的一字的。說打仗比你打得多你媽的！(把衣一掀，披到身上，就勢轉身！)

范：(沒有辦法)你又罵人了！

(方桂生看過后立刻走了回來)。

方：(向吳)對！對！對！五個大字，看得明明白白，還是刻在石頭上的呢？(指)吳三桂那小子，就退在這裡面嗎？

吳：(點頭)就退在這裡面，(半自語的)烏龜進了殼，縮了頭了，這樣銀桿擡槍頭，還敢和我們打呢！

黃：(把縫好的鞋子，向范一丟，隨身站起)縫好了，拿去！

范：(打趣地)謝謝你，黃大姐！(他拿起鞋子來，看看，坐下去穿)。

黃：(嗤他一下，然後走向吳)吳三桂不是很會打仗嗎？

范：(搶掠笑)可但會打仗還會玩女人，你黃大娘得擔心呢！

黃：(指他)你這張臭嘴。

范：(笑)……

吳：我也聽說他會打仗，現在才知道他會打敗仗！——(後四字說得特別強，諷刺地)。

方：(插接)他到我們就一路敗，一直敗到山海關，(指)這個烏龜窟里。

范：(自語地)天知道他哪一天才敢伸出頭來。

吳：用不着那一天，你們看吧，(指)山海關，早晚袁婆給我們拿下的。

黃：(不相信地)你怎麼知道？

方：(插接)豈不得人家把你當女人看，這一點兒都不知道，我們的隊伍不是把山海關包圍起來了嗎？——

吳：(緊接)豈但包圍，王爺還另外派了大兵，從一片石圍到關外去，斷他的後路呢。王爺說：山海關這麼點兒大的地方，他用靴尖兒一踢，就够把他踢跑了，還要用多大力量嗎？還怕吳三桂那小子不投降嗎？(笑)

黃：(大家也和着笑)王爺真有這樣的把握！

吳：(不高興地)他媽的，真是女人的見識，王爺的註還會錯嗎？(半自語地)什麼事都預備好了，龍袍啦！玉璽啦！打過吳三桂就回北京接皇帝的位，還能不打勝仗嗎？(看黃)真是女人見識。

黃：(不高興地)我不和你們聊了，老是什麼女人女人的，(大家看着黃哈哈大笑，黃金標進到賬篷裡去)(火頭軍大林子，圍着腰圍走了出來)。

林：(向大家)你們又在笑誰呀！

方：(向林)大林子！中飯好了沒有，你看（指太陽）太陽過了午了。

林：早呢？糧還沒有弄齊呢！我到這兒來找鍋的(四下看)。

范：(驚異地)中飯糧還沒有弄齊？還到這兒來找鍋？

林：(有些怨意)老百姓簡直找不到一個，天知道跑到那兒去了，鍋，一口也還沒有找到呢？

吳：(牢騷地)他媽的，真怪，我們打進北京之前，老百姓見到我們就像見到親人一樣，茶呀，煙呀，飯呀，……什麼沒有？這一路來，他媽的，却天翻地覆了。還哪有看到我們的影子，就跑掉了，鍋呀！碗呀！牛呀！草呀！……什麼都帶走了，這是什麼鬼把戲呀！——

方：(指)一定是吳三桂這小子在弄鬼！

(黃金標又從蓬內走了出來)。

范：(冷然地)我看倒不見得——。

黃：(插接)范古山又要說怪話了！

范：你個臭娘們兒嘴又來了，我到不是說怪話，我親耳聽見一個老頭兒說的，他說：「李闖王的兵進了北京城就變了。現在老百姓，可不敢靠近他們了。」

林：(証實地)我也聽到好幾次，想盡方法去找老百姓，就是找到了，他們也什麼都不給，說鍋也沒有啦？碗也打破啦，歸根結底還不是不相信不肯借嗎？

(想一下)我也想起了有一個婦道人家——

吳：(不高興地)他媽的，又是婦道人家。

黃：(看他一個白眼)我們到的地方，連婦道人家都不敢在家裡呆呢？說我們——(沒有說完)

吳：（打斷他的話）我早說的，像這樣搞下去，將來會弄得連飯都不會有得吃，還做什麼卵子皇帝，進了北京城，大大小小全都發昏了。

方：（阻住他）吳老海你別發傻了，什麼「卵子皇帝」，小心一點，你不要腦袋了嗎？要是有人聽見去王爺那裡稟告，我問你吳老海究竟有幾個腦袋。

吳：（至憤地）一個腦袋，老子不怕——！

林：我們這兒真沒有鍋嗎？

黃：（不高興地）連一個鍋脖子都沒有還鍋呢？

林：（失望地）真倒霉！（抵一張嘴後自左下）。

吳：（看着他下）他媽的！老子這一回回到北京一定要李制將軍給我一個長假回家去，不幹了。

黃：（觸起感想）我也想回去出來幾年，老婆兒孩子，——（難受地）唉！又我難受得很我想家了！

方：（感歎的）和我才來的時候，真是大不相同了，那時穿得好吃得飽，就沒有見那個說想回家，現在不一樣了，什麼都變了，你們看這回出京，雖說是打了勝仗，和往相比士氣可弱得多呢？——

吳：（憤怒地）把什麼陳圓圓陳光光也帶來，軍里烏烟障氣，仗怎麼會打得好呢？從來打仗就不興帶女人！——

黃：（反駁地）你的說不對，霸王不是帶了虞姬嗎！

范：就因為帶了虞姬，才有該下之圍，到了烏江霸王，就不得不自刎，像你們這些女人——！

黃：（罵他）狗嘴里真是吐不出象牙來！

（遠遠的山海關關城上的號角聲起）。

方：（聽罷）怎麼，吳三桂還想打出來嗎！

(關上的號角聲繼續的吹)。

范：(聽罷)是關上的號聲怕有戰事了！

(說罷，急走到右台口，向內看與眼上去。

黃方移動一兩步即止，靜靜的疑住神聽。

在繼續的號聲中，傳令兵自左上手執令旗。

他越過蓬眼地位，立定，向大家傳令。)

傳：(嚴肅地)各位軍兵聽令！王爺有令吳三桂企圖突圍，仰各營軍兵嚴密戒備相機反擊，趁勢滅此小醜！(頓)後退者斬！(一直走到右面台內去)。

吳：(不高興地)飯還沒有吃就打仗了嗎？

方：(苦笑)把肚子先綑起來再說吧。

(關上的號角聲，繼續在吹，傳令兵在右內又在照樣的傳令。場上人各回原位，拿起武器，包紮東西。

黃金標揭拾帳蓬。

右內的戰鼓聲左內的號角聲，同時並起。

場上人急急的裝背起來，緊張注視。

馬鈴聲馬蹄聲，在兩邊雜起。

脚步聲，戰鼓聲，雜亂起來。

一執旗官執旗自左沖出後面跟着一個小將，四個關兵另一個傳令兵，執令旗自右上。

雙方在側右的台口相遇——

將：(急)關前怎麼樣了！

令：吳三桂已經沖出來了？

(說罷，傳令兵急急地向左而下)

將：(對兵士揮手)沖上去！消滅他！

(說罷急向右內沖去，衆隨)。

吳：(緊接着)冲上去，消滅他！(揮刀)

(場上人同應)冲上去！(衆先進，吳後下。

一切戰爭的效果競起。

又是一個執旗官與四兵士自左冲向右，吼着。

人聲嘈雜，鑼鼓聲並起。

劉宗敏一組，最後出場。

一卒執兵器，一掌旗官，後面是四個軍士大家魚貫穿場而過。

(人走盡時，腰幕起戰鼓更趨激烈緊張)。

第 二 景

在腰幕前。

地名牌『永平』。

戰鼓聲愈來愈激。

李過王兵一組四人，一小將率領持戈敗退，自右而左，穿場過——內一執旗官拿(闖)旗。——大家吼着。戰鼓更加緊急起來。

清吳兵合一組——清字旗先導，一小將率領，『吳』穿場追闖王兵。隊後跟着(吳)字旗大家吼着。

清兵在前。吳兵在後。

當清旗將一快達左內時，停住。

將：(回頭向衆 衆將官！——

(應聲)有、——啊)

將：(指左內 前面是什麼地方？

(衆應，)永平——！

將：「大聲！永平——？好！趁勢追趕！直逼京師！」

（衆吼着：「趁勢追趕，直逼京師啊——！」

旗一揮，衆向左內追去。

戰鼓騰續的一陣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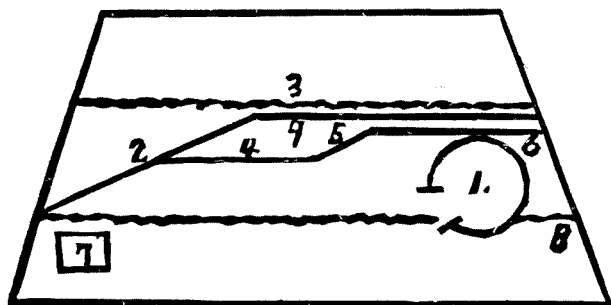
<

×

在戰鼓聲中，腰幕拉起。

地牌名，北京。

場地現出北京御美圓的一角花園裝置有如下圖。



- | | | | |
|-----------|---|------|----------|
| 1 茅亭(有石級) | 4 | } 樹片 | 7 大樹 |
| 2 宮牆(低) | 5 | | 8 腰幕(揭起) |
| 3 天幕 | 6 | | 9 宮牆 |

宮牆外面，有隱隱地火光，嘈雜的人聲，戰鼓聲。

李自成站在圓亭的門口，臨近着石級，看着那煩惱的火光，聽着前門的雷響，有些木然的站着。

階石下，站着一個宮女，手里拿着紅紗製成的宮燈。——照着。

牛金星站在亭下——偏左台口——在躬然傾聽。

幕啓時：李自成轉過頭來，向着金星。

八旅文人隊編導組

關：(愕然地)真是做夢沒有想到。朕十九日親征，二十六日就敗退回來。剛剛登上大寶，成了大順皇帝的位，吳三桂就趕到了北京。(指)看現在的情勢朕留在宮裡時候也不會長久了。(潸然地)想到上個月進宮的那天竟好像是隔了一世！

牛：(安慰地)陛下，多難興邦，自古皆然。憑着我們的力量，臣深信還能把吳三桂那逆賊打將回去，願陛下不要難受！

關：(轉激)朕沒有難受朕祇是恨——！朕恨那逆賊吳三桂借着逆子的力量，認賊作父，來殘殺自家弟兄！朕打敗仗，算得什麼，朕祇恨吳三桂在這個引賊入室的賊子手里！(激越地)這也就是朕帶着皇孫的面，殺掉他一家三十八口的原因！只有陳圓圓爲着還有後用，暫且留住了他。

牛：陛下，現在還不能說我們就失敗了！

關：(昂然地)牛丞相，不要欺騙自己！大丈夫光明磊落失敗就是失敗！人家已經從山海關把我們一直趕了回來，把京城緊緊地圍住，我們還能沒有失敗嗎？(顫動地)牛丞相！朕很明白——這一回，我們不但失敗，甚而至於會——！(火光鼓聲)

牛：(忙阻住他)陛下，請不要亂想！

關：(激烈的，指宮牆外)看！這是火光，這是戰鼓！這是我們大敗下來的証據，這是逼着我們退出北京的一個真真實實的信號！不是亂想！(轉沉重)三月十九日四月二十八整整四十天，(指)就變到這個樣子！

牛：(安慰他)陛下！不要！我們就是退將出去，一定還有機會打將進來！

關：(理直氣壯地)朕自然相信，我們還會打將進來！牛丞相！

朕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朕決不會饒恕這樣的叛徒！（大聲地）我要報仇，我要雪恥，（咬牙）我要親手殺掉這叛逆，把韃子兵趕回關外去！——顫抖！朕還是要回到京城來的！（頹然地）朕不相信就會失敗到底！（緊急的鼓聲號聲角）（顧君恩自左內急步上。）

顧：（跌跪）陛下！

關：（大驚）啊！顧將軍！
（牛金星亦驚退一步）。

顧：（激動地）城外地情勢已經不大好，士氣愈來愈壞，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關：（顫抖地）外城恐怕不能守了！

顧：臣特地臣特地趕了回來望陛下早作準備。

關：（慘然地）朕明白了，去罷！你再去支撐些時候！我們的準備已經好了！

顧：（禮）臣拜命！（急匆匆下）
（自成慘然地望着他下場呆住）。

牛：陛下！

關：（怒）要陛下了！（李白語地，顫抖地）現在，是我，大順皇帝，是我李闖王退出北京的時候了！退出北京！退出北京！退出這輝煌的宮殿！退出這繁華的都城！（轉激地）可是我李闖王決不甘心，決不甘心這大好的帝王之都，落在漢奸韃子手里！（連續的聲響）炮聲！韃子的砲聲！（咬牙）這是吳三桂的砲聲！

牛：（急）韃子在加緊攻城了！

關：（恨）讓他攻吧！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筆血債是要償還的。讓他攻吧！朕不是沒有地方退，所有宮裡的貴重東西，

所有的罐重砲火，金銀財寶，是全都裝好騾馬了！我們可以退到西安，憑着這等資財準備着再來！讓他攻吧！讓韃子攻進北京，來毀滅他們自己吧！

(又是連續的砲聲。劉宗敏自左上場，他急趨闕王前)。

劉：(禮)陛下，外城戰事，已經緊張到了萬分，韃子用大砲不斷的轟城，眼看就要陷落。臣等是否死守特來請旨。

(牛金星驚退一步)。

闕：(變態的笑)赫赫赫赫！這樣的時候你還來請旨嗎？劉丞相你應該懂得，朕不是那個庸弱之主，朕不是可憐虫崇禎，李闕王是漢子！是大順皇帝，是跌得倒爬得起，失敗了會再來的英雄好漢！朕不願你們死在北京城裡！（緊急地）回到城上去！讓朕的旂子，依舊插在那里！讓，這些旂幟飄揚！讓韃子，夢醒了，才知道，大順皇帝李闕王在他們不知不覺的時候已經離開了北京，（緊）劉丞相！回到城上去！立刻將隊伍拉將回來，與朕一同西走！

劉：(禮)拜旨！（退）

闕：(突然心里好像輕鬆了似的，閒情的看着金星)牛丞相，四十天的富貴榮華很值得你留戀吧！

牛：(禮)臣不敢！

闕：(笑)哈哈哈哈哈！朕知道你不敢啊？

(又是道續的砲聲)。

闕：(顧宮女)(大聲的)傳禁衛將領立即進宮！

(宮女走入右內入口)！

女：(在內)聖上有旨傳禁衛將領立即進宮！

(右內拜旨！『聖上有旨，傳禁衛將領立即進宮！』再傳一遍。宮女復回李自成身畔)。

牛：（躊躇而後進言）臣以爲這一回的失敗；制將軍的冷眼旁觀不劃一策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關：（有怒意）牛丞相！這是什麼時候，（牛金星感到很窘，默然後退），你還要算這些帳！

禁衛將領四人自右上，俯伏同聲：「臣等參見陛下！」

關：（嚴肅地）朕就要離開京城了！朕不甘心這樣大好的宮殿落在韃子漢奸手里！你們立刻分頭前去，放火焚燒，不許留下一間！

（衆呼應拜旨！同退）（戰鼓又輕輕地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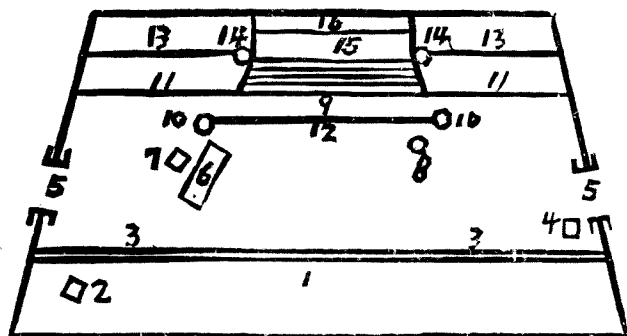
關：（變態的自語）好！你們燒吧！（變態的笑意）我要在離開這里之前，看這煌輝的宮殿，怎樣在火里焚燬，在離開這里之前，看這些雕龍寶柱，帝閣樓台，怎樣在這熊熊的烈焰里焚化！

（左後兩面，火漸漸地起來越燒越大）。

鐵：不治之火治之！（指）火！火！祇有火！能毀滅一切！祇有火，能使這周圍的黑暗變成光明！（李高舉拳頭）火光大起人聲吵什夾着遠遠地砲聲。

（戰鼓聲又起，火熾烈起來腰幕下落）。

第 三 景



- | | |
|------------|---------------|
| 1. 腔套(掀起時) | 9. 石牀(四級) |
| 2. 大脚(地名牌) | 10. 紫綉(二面) |
| 3. 朱欄(兩面) | 11. 藍色幕 |
| 4. 高几盆景。 | 12. 紅色幕(中可拉開) |
| 5. 門(兩面) | 13. 黃幕(兩面的) |
| 6. 長桌 | 14. 朱柱(兩面的) |
| 7. 官坐椅 | 15. 單板地面 |
| 8. 花宮橙 | 16. 御桌及龍椅 |

牛金星與劉宗敏，便該便從紅幕左面過道出來

劉：(有些掛慮地)你看聖上這個箭傷還得多少時候才得好清？

牛：御醫說再有兩個月的調養，就能復原了祇是聖上脾氣太燥燥了，也許會延長一些時日。

劉：是的，聖上自從換了大順皇帝的位退出北京，脾氣越來越大了，像這樣下去——

牛：(原諒地)也難怪遭遇這樣大的變故無論是誰？都很難受的，就是我們心裡又何嘗不懊喪呢！？

劉：(安慰地)總算大半，韃子把吳三桂調到四川雲南去打猷忠了，不然我們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那才糟呢！

牛：這兩天隊伍整頓得怎麼樣了？

劉：潰散的已經漸漸的集中，軍兵們非常疲勞！還得一個時候休息才能恢復原狀。

牛：那是那是，一連幾個月打仗，打得我們真是像落水狗一樣，幾乎不能爬起來了，吳三桂那叛逆雖說已經向雲南去了韃子也未必就能輕易的放過我們，依我想，最好趁這個空兒，趕快把隊伍拉回到西安。

劉：(躊躇的)但是皇上的箭傷(指背)

(幕後起了自成的叫囂)

關：(在幕內)朕就不愛聽你這一套自戀驕傲什麼輕敵什麼自高自大！打敗仗就打敗仗，是自己力量不夠，抵不過人家，還有什麼大道理。！

(牛劉很驚異的傾聽)

岩：(在內)臣罪該萬死！

關：(在內)李制將軍你應該放明白一點，朕不懲罰你已經就是好事了，那還有你說的。從朕到山海關起，你從來就沒有負過什麼責任。你消沉，你不管事，你是在冷眼旁觀，你以為朕不知道朕是胡塗虫嗎？

岩：(在內)臣罪該萬死！臣總以為——！

關：(在內)不要以為。替我出去——！

(劉聽罷一驚半金星看看他)

劉：(相當同情的)李制將軍這人也真是——

牛；(不滿意的)他簡直不通世故人情，說話也不檢時候，也不檢地方，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退出北京，他多傻那樣緊急，他弄一個胡床坐在路口，親自看軍兵一個一個走出城，然後自己才離開了，被吳三桂趕上了怎麼辦呢？在他離開北京城的時候，他還要討老百姓的好，對老百姓說：「在此擾害你們已經很厲害了，還忍心讓軍士搶你們的東西，燒你們的房子嗎，」北京已經不要了，他還怕兵士擾害百姓，自己看着他們這不是一個傻瓜是什麼呢，(慨歎的)天底下竟有這樣的人(看見李岩出來後退一步)啊——！(李岩臉上很不愉快的從紅幕左面出向右面下當他走近宗敏的時候)

劉；(前一步想安慰他)李制將軍——！

岩；(等他開口就插接)良藥苦口竟不為聖上採納，叫我李岩也真是空有報國之心，我不忍我們就這樣跨下去，可是鞠躬盡瘁現在連死而後已的機會都沒有了(搖頭雙思)唉！(說罷就大踏步自右門下當他走出右門時——)

劉；(趕上去)李制將軍李制將軍——！(退)

(牛金星看看右門聳着肩冷笑着，李自成自紅幕左出盛怒。臂包了傷，一個宮女在闖王身左扶他)

闖；(罵岩)他還在這裡說些什麼？(但他見到場上已經沒有李岩)。

牛；(迎上去)陛下——！

闖；(有余怒)啊——：你一個人在這裡：

牛；(李制將軍和劉丞相已經走了)。

闖；(很高興的)這個人真是愈來愈不成話，還來偏派孤王的不是。朕看他有些活的不耐煩了，他想找死，(走向桌子坐下)。

牛：(奸)他對聖上很不滿。

閻：(有怒意)你又聽到他說什麼嗎？

牛：(得到了機會)他說我們這一連串的失敗，完全是聖上自己攪壞的，他怪聖上在北京不派宗敏帶領大軍前往山海關，鎮守，是一個大錯，他又說聖上要是聽他的話，封吳三桂父子以高官厚爵。不把陳元元扣留下來，吳三桂是很可能歸順的，饒子兵也不會進關了，他還說聖上斬殺吳三桂一家三十八口，是完全不懂得怎樣瓦解敵人，不然吳三桂決不會這樣一點不鬆的追趕我們，照他的話，聖上是忠言逆耳，左右的奸佞太多了！

閻：(恨)這樣狂妄(背過臉望着)

牛：(繼續的)這一回真定平陽之間的大戰，他的態度，格外不像一個人的身份，準備作戰的時候，他就破口大罵，敗了以後更是冷諷熱，嘲詠是主張打的，被他罵的狗血噴頭，連聖上——他也說是不懂打仗呢，他說在敵人氣燄高的時候，只有更快的退却，纔合乎兵法，聖上連這一點都不懂得這樣搞下去，是非防掉不可的，滅亡不可的。

閻：(轉身站了起來)非滅亡不可的？——牛丞相李制將軍真放肆到這樣地步嗎？

牛：(繼續的)在聖上的面前，臣決不敢說假話，李制將軍還到處宣說我們這一回的潰敗，完全是由於聖上以及諸將太驕傲，太輕敵，自高自大以，至弄得軍紀敗壞，貪污枉法一切的行為造成的。他說從聖上起，大家都忘了本，忘了自己爲什麼起兵的，看他那樣子，李岩他現在簡直有些不尊重聖上了。

閻：(氣憤雖極)他李岩連君臣的倫次都忘記了，好！朕到要看看他

(撫臂)(宮女，把他扶往下去替他摸撫)。

牛：(趨前)聖上箭傷又痛起來了嗎？

(宋獻策很急的自右門上場)

宋：宋獻策參見陛下！

關：(有餘怒的)宋軍師你有什麼事？

宋：河南快馬遞來奏章，駐軍受了韃子和吳三桂間幪煽動，形勢頗爲不穩，求陛下速派大將帶領重兵前往鎮壓。

牛：河南省——？

宋：是的據說情勢已經萬分緊急了！

關：(沒有主張的)所有軍兵已經够疲累了能派誰去呢？

宋：依臣的愚見後方要不鞏固對聖上的威脅是更大的。

關：(緊接的)你看有誰能去呢？

宋：河南是李制將軍的家鄉，軍兵人民對他都極尊敬，最好能抽調一部勁旅要他率領前去，局勢是不難穩定的。

關：(不快的思索)(自語)李制將軍(半響)讓朕想一想看！

宋：是——陛下！(退)

牛：(再激)聖上，臣說的話沒有錯吧，李制將軍的心思，是愈來愈明白了，他現在是打算回到河南去了，想找一個機會離開陛下了，宋軍師爲什麼要推薦他，很明白，他們兩個人是莫逆之交，李制將軍不好出口，串通出他來想請聖上答應，李制將軍大概看到陛下無可爲了，想回河南去自力更生了，防患未然，聖上聖上要担心才是呀！

(自成默然的聽愈聽愈憤激)

關：(大聲)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他李岩能鬧出什麼名堂來。

牛：(更進一步的)聖上不能這樣寬大，聖上不能忘記兩件事，宋軍師替聖上占的卦，說十八子主神器，這個十八子在河南，

勝過我們，這是我們失敗之後，應該深切反省的！（頓）不錯我不滿就有兩種說傳，一說是指陛下，一說指的李制將軍，由於李制將軍到處要買人心多少年來，是二李併稱。到了北京之後，他做的是更加露骨，那個不曉李制將軍比王爺還要好，人心隔肚皮，現在誰知道他這樣是什麼心思呀，陛下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關：（自語）天無二日國無二主！

牛：（更進一步的）依臣的看法，李制將軍這一回他的心肝肺腸，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他自己只有三千人馬，不能有為就串通宋軍師想多討些勁旅，不然臣想他是連請命也不會來請就把隊伍拉跑掉的，萬幸王爺一向提防他，不多給他兵帶，要不然聖上——。

關：（不可忍的）朕明白了，牛丞相要幹就幹，朕就授權與你，立刻砍掉李岩的腦袋！斬草除根，連安將軍李牟也不要留下他！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朕的大順皇帝是要幹下去的。

牛：（得意的）臣拜旨——！

（很快的起來急急走出去李岩急急至右上場）

岩：（禮）陛下，京城快馬送來情報，驃子已任命豫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率領勁旅西來接替吳三桂征討我軍。

關：（大聲大揮袖）知道了——！（說罷面怒。離座向後左去。宮女扶着闕王下場。李岩後退，當李岩將及門時，牛金星趕上攔住他。）

牛：李制將軍請你不要走。

岩：（驚退一步）有什麼事嗎。

牛：（指石橙）請坐下來。

（李岩莫明其妙的只得就坐）

能僭妄到什麼時候，他這樣朕決不饒過他。由擊桌臂痛，以擦

牛：(寧肅的)也自得的。皇上要我揭開將軍，討取河南，先要帶多少人馬才能決定報國。

岩：(不解的)牛丞相你說的話我不懂。

牛：(甚氣凌人的)好一個你不懂！你請就把皇上當傻子！

岩：(很不高興的)究竟是什麼說明白些！

牛：(惡狠的)說明白些，皇上已經知道，你要離開他，皇上已經知道你企圖把隊伍拉到河南去，皇上已經知道你李岩要三變！(聲音愈說愈大)

岩：(不可忍的)你說什麼，簡直在血口噴人。

牛：(厲色的)我沒有血口噴人，你對皇上的不滿，對我們一連串失敗的怨言就証明了你想叛變。你還想賴嗎，朝廷之上從皇上起，那一個不知道，那一個不明白。

岩：(理直氣壯的)不錯我雖說過——就是對你牛丞相也曾說過——我們不能這樣的毀滅，(頓)在軍事上我們不應驕傲輕敵。把敵人力量估計得太低，山海關一戰，要不是我們看不起吳三桂毫不準備，就是韃子突然從左右兩將出來，也不會就一敗塗地，使士氣一蹶不振，難以收拾。真定平陽之戰，明明是孤注一擲，毫無勝利之望，大家，尤其是你牛丞相，却不愛惜自己力量，以至在敗勢下面，更加上一層敗勢，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實，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該進則進，該退則退，這才不浪費自己力量再說韃子處心積慮，謀我中國已非一朝一夕，而吳三桂反復無常投機取巧，更是人所盡知，可是我們打進了北京以後，却以為天下是我們的了，穩如泰山了，忽略了還有勁敵，還有邊防吳三桂能以韃子兵長驅直入。打進關內來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他韃子的力量真正

意這些戰略我從山海關一連串的失敗起，有憤慨；這不是爲着我李岩這是爲着大家，爲着聖上萬年不朽的基業，這算不得怨言（牛金星只冷笑，岩憤憤的）牛丞相我沒有忘記我曾經說過——就是對你牛丞相，也曾說過——我們不能這樣的毀滅！（頓）進了北京之後，大家就像瘋狂了一樣，你以元勳自居，他以功臣自豪，眼睛搬到額角上，走起路來像比人家高尚幾尺，貪污腐化奸欺勒索，無所不爲，人人自滿個個自得什麼軍紀，什麼邊防，什麼百姓，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以至於不到一個月的時，弄得怨聲盈道，民心盡失。以至於我軍到處，人民不但不再幫助我們阻擊敵人，反而逃散一空，踪影全無，甚至連鍋鏊都不肯留給我們使用，從山海關戰役光，這一連串的失敗，是很明白的，不完全是由於軍事的原因。北京一個月的行爲，早就種下了惡果了，（頓）毀滅我們的不是吳三桂，不是饑子兵。主要的，却是你們這些元勳，這些功臣，自以爲是勞苦功高的英雄好漢！我不同意你們這樣做，我不忍看你們爬起來又跌下去，我爲你們着想。我要你們痛改，我正是爲着大家爲着聖上萬年不朽的基業，我沒有犯上，這也不是怨言！

牛：（怒）你的話已經够了，在聖上的行宮裡面竟敢這樣放肆，你眼睛裡還有聖上嗎？還是一個臣子嗎？就憑你今天的一席話就够砍掉你的腦袋了，李制將軍你不要再做夢了，聖上已經有諭，現在是你死去的時候了，你——看罷（指宮向後退一步四禁衛手執鎗刀自左右門出立定）。

岩：（冷笑）很好！我李岩並不怕死，我要是一個怕死的漢子在做崇禎皇帝舉人的時候就不會那樣的爲飢民請願，以至於被捉將牢裡去！（頓）我李岩要是一個怕死的漢子，就不會參

上隊伍，爲聖上號召廣大人民推翻明朝江山；我李岩要是一個怕死的人，在進入北京之後，就不會那樣不怕死的反對你們，貪污苟賤醉生夢死背叛人民。聖上——我不相信他會這樣殘害忠良。我要去參見聖上(急向紅幕左門入)

牛：(大聲)你慢着——

(四衛各執斧鉞分頭左右出來。李岩將到幕門聞言站住李岩後退一步看着金星冷笑)

岩：(正色緩慢的)你們今天真的要殺掉我——

牛：(冷然的)還會是假的嗎？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在聖上一連串的大敗以後，你却要拉耑隊伍回河南去，聖上會看不出你的心思嗎，聖上會放得過你嗎，你大概是把聖上殺羅汝才賀一龍的事忘記了。

岩：(正色的)我沒有忘記羅汝才賀一龍的事，聖上愛才忌才愛賢忌賢，這樣的事是有的，不過牛丞相，恐怕是你用莫須有三字在聖上面前捏造成了我的罪名吧！（牛金星大驚後退一步）。

岩：(正直的)牛丞相我李岩可以死，今天(指禁衛)我也不相信能再生；不過我還是希，望希望你們能深刻的反省，或者還可以有救！不然你們將來是會死無葬身之地的，到那個時候；你們會想起患難的朋友，爲你們殺害了的李岩來的，我李岩可以死，我要見一見聖上，要証實是聖上的意思——！

牛：(大聲)你証實吧！（撒紅幕）

(跟着牛金星的話戰鼓起來紅幕本來是兩片捲成的——分邊拉起。

在兩面拉起過中紅幕四禁衛軍向左右門走與原來的四個在一起每邊四個成八字形。

加聖在藍幕後面——即黃幕前平板上——每邊亦立着四個禁衛軍手執斧鉞

御桌後坐着李闖王，後面有着龍屏。李岩看到了闖王不期然的俯伏下去——)

岩：(俯伏)陛下——

闖：(大聲。起立。)[十八子主神器]李岩，現在是你得天下主神器的時候了！哈哈……

在不斷的愈笑聲音愈大的笑聲中，幕緩緩的下落，牛金星奸奸的和笑着)

第 四 幕 完

第五幕

幕啓：約當下午一時

佛龕前簾帷深垂，香煙繚繞，長命炷在燃點着，日光透過窗櫺，射到佛堂內，窗外那棵參天古木的叢影，也被投到裡面來，遠遠的有鳥兒在歌唱。

整個的空氣，和平靜穆，說明着這是桃源的世外，佛桌右旁蒲團上——下有鬘兒——一老僧，年約七十，鬚眉盡白，龍鐘老態，黃冠黃衫，身着白道之色，他手捻念珠，兩眼深閉，宛如打坐神定，慈眉緊鎖，一望而知曾飽經世變者，此即吾劇之主人公，李闖王，失敗之后，避入空門，蓋已三十年矣，

他的道號叫做李天王和尚，左近鄉民則稱他曰玉師傅。闖王身右——約兩三步之距離，並稍前——站着一個農村打扮的牧牛兒，年約十四五歲，他手揮舞弄着牛鞭，呆呆的向闖王看着。

他的名子叫做寶兒，是第一幕，唱迎闖王的那個花鼓女的孩子，他不久才和他的母親回到故鄉。

寶：（追問地）玉師傅，李闖王的在平陽殺了李制將軍兄弟以后怎麼樣了呢？

玉：（閉着眼數着念珠）聽說的——李闖王殺了李制兄弟以后，清朝的豫英親王就趕到了，又像吳三桂一樣帶着重兵，跟在李闖王的后面追打，李闖王向西奔，並處處又打了一個大敗仗，沒有辦法祇好由武陽——走武南，——武昌——到達湖北地界……

寶：（不相信的）李闖王在平陽不是還有六七十萬的大兵嗎！爲什

麼這樣的不經打呢？

玉：(仍閉眼平心靜氣的)第一是由於從山海關一路敗下來，士氣早已不振，第二就是李闖王他不該一時聽信牛金星的謊言，殺害李制將軍兄弟，弄得部下離心離德，李闖王殺了李制將軍兄弟以后，劉宗敏就首先拉着隊伍，跑到河南去了，接着宋軍師宋獻策又不別而行，一錯再錯，你叫李闖王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

寶：玉師傅，李闖王退到武昌以后又怎麼樣了？

玉：(仍閉目，依歸心平氣和的)豫英親王的兵，還是追趕的找着他打李闖王又退到延陵，到蒲圻，最后到了通城，他的隊伍一路上逃散的逃散，歸順南明朝的歸順南明朝，到這時差不多完了，李闖王看看大勢已去再沒有可爲了，就獨自帶了二十多個人逃到九宮山裡不幸的很李闖王就在九宮山裡，被當地老百姓們把他圍起來，殺掉了，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寶：(有點惶惑的)玉師傅，這是什麼時候？

玉：(依歸閉目，心平氣和)是李闖王離開北京的第二年，南明朝的弘光元年，也就是清朝的順治二年九月間的事

寶：(低低舌頭想了一想不信的)玉師傅你說的不對，(玉王微感不安)我媽媽說李闖王並沒有死在九宮山裡，那是騙人的。

玉：(把眼睜開一下，看他，又復閉起)寶兒你媽媽是誰？

寶：(無以答覆的)我媽媽就是我媽媽。

玉：(閉目寧靜)啊！……睜開眼，寶兒你媽媽怎麼知道李闖王沒有死在九宮山裡的呢？難道像英親王給清朝皇上的奏章還說錯了嗎？

寶：(天真的)我媽媽說：那是豫英親王騙皇上的，豫英親王打到九宮山，就找不到李闖王本人來了，老百姓告訴他，說李闖

王被他們打死了，他就以假作真，奏報了皇上。

玉：(半響睜眼)寶兒你媽媽是誰呀？

寶：(無從回答他)我媽媽就是我媽媽？

玉：(仍閉目寧靜的)啊！——

寶：(天真的)玉師傅，我媽媽說，李闖王的本領大，他決不會死
(的玉微微震動)說李闖王一定是隱姓埋名，跑到那個深山野
凹裡藏起來，說李闖王直到現在還活着呢？

玉：(又微微一震，眼睛看他一下、又復閉起)寶兒，你媽媽也真
太會想了，(寧靜下去)。

寶：(誇耀地)玉師傅我媽媽還說，她年青的時候，見到過李闖王
的。(玉較大的震動)她還會唱一套迎闖王的歌，好聽的很
哪，玉師傅，你要聽聽嗎？

玉：(閉眼若有所感的)唉塵世真如一場夢啊。

寶：(不明的)玉師傅你說什麼呀？

玉：(有些感慨的)我沒有說什麼，(睜眼)寶兒，你媽媽究竟是誰
呀？

寶：(不耐煩的)我不是告訴過玉師傅嗎，我的媽媽就是我的媽
媽呀！

玉：(閉目寧靜的)啊！——

(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赤足，手拿着香燭，從右面走進佛
堂，在他後面跟着一個中年和尚，他叫野佛，就是闖王的侍
從。農民走進，看見玉師傅，便恭恭敬敬的走過去。)

農：玉師傅，你好啊？

玉：(開眼微笑)周施主，你好啊？

寶：(搶接)周公公，你看見我的牛了嗎？

農：(帶笑地)看到了，就在門口。

(外面有牛叫的聲音，接着就是他的母親在喊——

——寶兒！寶兒——

寶：(聽吧，向着窗外)媽媽，我在玉師傅這兒哪！(跑了出去)。

(農民走到佛壇前點香燭，燒紙。野佛幫助他處理一切)。

農民叩頭，野佛敲了三下鐘。農民以紙包香灰。)

玉：(看他取香灰)周施主，你家老人家的病還沒有好嗎？

農：(愁慮的)這兩天，形勢更加重了，恐怕難呢！(看着香灰)祇望這一點香灰吃下去，能有個轉機。

玉：(愁眉地)我看你老人家的病，香灰是吃不好的，最好還是請個大夫看看。

農：(無限悲慮地)玉師傅，連今天買香燭的錢，還是想盡了辦法，才弄得到的。田賦縣裡又催着繳，說再過三天不給，就要把人抓到衙門裡去，那裡還有錢請大夫呢？(走動，搖頭，嘆息)唉！(往外走野佛也跟着往外走)

玉：野佛——

野：(轉身)師傅！

(農民也以自然的停住。)

玉：(平靜地)我床邊還有幾兩碎銀子，你進去，把素因師傅的也添上幾錢，拿來交給周施主，讓他明天去鎮上請個大夫給他老人家看一看。

野：(低聲地)是——(走向後台去)

農：(感激地)玉師傅，這怎麼好哩！我們沒有力量常來廟裡進香火，倒反得玉師傅幫我們的忙——

玉：(坦然地)施主何必掛心，我的慈悲，普濟世人，這是貧僧的本份，祇是力量太有限，不能多幫你們的忙啊，

(野佛上，拿出一包碎銀子)

野：師傅，你那裡四錢多，素因師傅給添成了一兩。

玉：(指)就交給周施主吧。

(野佛把銀子交給農民)

農：(接銀。說不出的感激。)那就謝謝師傅了。(欠身)

玉：(謙虛地)施主不必居禮。

(農民自右下場)

玉：(看着農下場以後，向野)素因師傅今天一定要走嗎？

野：他的行囊，已經準備好了。就不能再攔了，有好多人在岳農山等着他呢！

玉：(感慨地)三十年來，他也是經不起磨，西走東奔，一心一意爲着自己的國家。——

野：(也很感激地)三十年不見，真難呵！這回來到這裡，怎麼又要匆匆地走開呢？素因師傅他真是一一！

玉：(感慨地)人生聚散無常，有五天的相聚，已經是出乎望外了。野佛，你還希冀什麼呢？

(寶兒把他母親從外面拉了進來)

寶：(邊拉邊叫)王師傅，王師傅，我媽媽來了！

闖王回頭看。寶兒的母親，年紀已經正五十歲。衣服很樸素，但不完全像窮苦人，這就是第一幕中，唱花鼓的那個紅娘子。老了。比不上當年的嬌俏。但一雙眼睛，依舊那樣的銳利動人。

母：(笑)這位就是王師傅嗎？

王：(禮)貧僧正是奉天玉和尚。

(野佛下場)

母：(笑)寶兒常常提起王師傅，只是莊稼太忙，寶兒的爸爸，又去世了，什麼事都得自己親身料理，沒有來問王師傅的好

啊！

玉：(恭敬地)施主太多禮了！

(外邊牛叫聲)

寶：牛，牛，我的牛！(跑下)

母：聽說師父很熟悉李闖王的事情

玉：(笑)也不過是道聽塗說，隨便聊聊，說不上很熟悉。

母：(神經的)李闖王，倒真是個了不起的人，(想起似的)我年輕的時候，我年輕的時候，倒見過他呢？

玉：(驚定)哦——，(又忍不住的)在什麼地方？

母：(得意)在寧武關，在李闖王的軍帳裡，我替他唱了一套，迎闖王，的花鼓，他很高興，還賞給我許多的東西呢，(想)那時候他那個樣子——啊——真威武！

(闖王在劫說時，注意着他的臉，許久，她愧然？

(但李闖王能烈又感到她已經老了，說不出的感慨，闖王壓制自己的感情，使之再回歸沉靜，她却沒有注意到闖王這一些神態的轉變。

玉：(半抒情的)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吧！

母：(也感慨的)有三十年了，那時我還是個年青的姑娘，現在可成了老太婆了。

玉：(感慨的)闖王這個人，也真是自作自受。

母：(感慨的)後來敗得真慘，老百姓大家都罵他，見了他的兵就逃，實在呢我倒很懂得，李闖王自己倒不是一個壞人，只是耳根子軟了一點，歡喜酒聽奉承話，脾氣來了，就甚麼也不管了(闖王大震動)壞就壞在他喜歡的那般手下人，甚麼牛金星啦，劉宗敏啦，進了北京就變得簡直不成樣子。

玉：(感慨的)塵世的事，如水月宮明一樣，過眼皆幻啊。這一切

的思憶早已同埋荒土，說不得了。闖王的屍骨，三十年來，早已化成了灰燼，想不到在這窮鄉僻壤的地方，還有像你這樣的人，沒有忘記他，這在李闖王生前，恐怕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吧！

母：(感慨地)玉師傅的話是對的，現在的人，只要提起李闖王，那個不恨，那個不罵他，像我這樣懷念着他的恐怕就很少了。岩，這一回，我帶着寶兒回來，路過安徽邊界，就遇見一座大山岩，岩洞豐面，竟可以容得下一兩萬人，當地人說那就是避王岩是闖王走過那裏的時候，他們避難的地方，我當時想起以前的，「迎闖王」來真是禁不住的流下眼淚。

玉：(豔然地)貧僧兩年前雲遊的時候，也曾到過那地方，可見闖王怨毒中於人心實在太深了，李闖王這個人真是死有餘辜啊「迎闖王不納糧闖王仁義震四方」到後來這簡直變成為騙人的話了。

(由聽到歌詞的聲音有些熟悉驚異的看看闖王)

母：(疑惑地)玉師傅！你的口音我好像很熟悉。

玉：(驚定)不會的，大概你在外邊流浪久了，認得一些熟悉的陝西人，我們陝西人說話，口音是是大致相同的。

母：(疑云頓失)對了李闖王是陝西省延安府葭州人，玉師傅俗家原來也是陝西，難怪我說聲音怎麼那樣相像呢，你和李闖王是同鄉，你也曾見過他嗎？

玉：(掩飾地)沒有見到過，貧僧三十歲就到南方來了，祇是聽家鄉人常常提起他，我們陝西出了這樣的叛逆，真是一件可羞恥的事。不過後天削髮為僧參透僧機也就懂得了這是人生一種因果注定的一回浩劫，倒也不覺着什麼了。

母：(想起)玉師傅你知道李闖王那個大仇人吳三桂，後來怎麼樣

了嗎？

玉：(故意地)曾經聽說過只是不大清楚。

母：吳三桂奉了坐鎮關南諭旨以後，曾把隊伍帶到南方，平了張獻忠，在那兒招軍買馬充厚自己的力氣。初時皇帝當然不肯放過他，就預備撤他的職，調他進京。這時，他又反了起來，但是打得很不好，不久——就病死在軍中，清朝滅了他的後，後人又把他的屍骨。從墳墓掘出來重新殺了頭。

玉：(有點憤意)這也是——一種必然的因果！再說祖宗，背叛國家，這樣的人是不會有好收場的。

母：(奇怪地)玉師傅，怎麼你的會我更好呢？(笑)

玉：(驚定)不會的，你看錯了，只許你無事的時候跑的地方多，見的人廣；人是常常有相見的，就免不了請誰是認錯。

母：(忍不住地)玉師傅，你可曾聽說過李闖王現在究竟在那裡？他好像還活着呢！

王：(故意鎮靜)我沒有聽說過，貧僧所知道的，他確確實實，是在九宮山——通城的九宮山被總督的兵打死了，連他的龍袍皇帝的玉璽，聽說都被豫英親王在他身上找到了，還帶到北京繳給朝廷呢，李闖王難道還會死而復生嗎？(強笑)？

母：(看他一眼)這件事說來話可長了。那個時候我們夫婦還在北京就得到了李闖王的死信，有個官兒告訴我們說李闖王的死很不可靠！豫英親王的奏章就沒有把李闖王的死說實在。奏章說老百姓把李闖王打死了，他派人高懸屍體，已經潰爛得認不清了，但身上穿着龍袍，懷裏有玉璽，不是李闖王又是誰呢？玉師傅你說這樣的話可靠嗎？(望着他)。

玉：(勉強地)要不是可靠的話，這玉璽和龍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豫英親王是不會造假的呀！

母：（笑）玉師傅，你再聽我說吧。後來我們夫婦到了九宮山。（闖王大驚）在那里，仔細打聽，才知道那個官兒的話，沒有錯，原來是李闖王自己在弄玄虛。（闖王再一驚）李闖王沒有辦法了他不能不想一個金蟬脫殼之計呀，就在戰死的兵士屍首之中，檢了一具血肉模糊的給他穿起自己的龍袍繫上自己玉璽，聽說到豫英親王那里報告的村民，也並不是九宮山的百姓呢（闖王大驚）！

玉：（不安地）這個——（轉）也許是有一些老百姓，他們對闖王還有些好意，不望他死捏造出來，自己安慰自己的吧，李闖王貧僧相信他是決不會活着的。

母：（看着他）那就奇怪了（半自語地）難道我自己的眼睛——眼睛——（山下四面鑼聲響了起來夾着吵雜的人聲。闖王寶母同時一驚）又是更響的鑼更吵雜的人聲！

玉：（有意拉開）山下出了什麼事啦（急急地起向窗口）

（這時，寶兒在外面，叫着——媽媽！媽媽！——母親便在這時下場）

玉：（從窗口轉身看寶母出去，後無量感慨地走向台中）！沒有想到，真是連做夢也沒有想到！

（一個書生打扮的人進來，野佛也從後面進。）

書生看見闖王即跪下

——師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玉：（扶他們起來）居士們有什麼事！

書：（可憐地）我們知書識禮都是漢人，為什麼要做韃子的官，

做漢奸呢我們不願意。

玉：（警覺他們）居士們說話當心一點！

(鑼聲愈近人聲愈吵雜)

(闖王回身再往窗外看)

書：(可憐地)師傅你是超然物外的人，救救我吧！

玉：(想)善哉！善哉！(看籠)你們藏到佛像後面去吧菩薩保佑你們。

——謝謝師傅

書：(跑到佛龕後面去)

玉：(有點怒意)野拂你替我將禪杖拿出來！

野：(是)師傅！(向後面去)

玉：(喊回他)野拂！

(野拂轉回身)

玉：(繼續地)招呼素因師傅也準備一下。

野：是！(進入裏面)

玉：(想恨)放下屠刀三十年今次殺機又動了。

(野拂拿了禪杖出來)

野：(遞杖)已經告訴素因師傅了。

玉：(看野)你自己呢？

野：(露出袖內的匕首)也預備好了。

(鑼聲逼近人聲更吵雜，闖王野拂向右門走。)但顯得很平靜一個清小官衝了進來，後面跟着兩個拿大刀の兵，門前還站著二個兵。

官：(氣勢兇兇地)剛才有兩個讀書人跑到這兒來嗎？

野：(怒其無理)你問誰！

官：(打量他一下)我就問你。

玉：(不快地)你是什麼人？

官：(威武地)這還看不出嗎？(以大姆指指自己)我是官兒——大

清皇上的令官兒。

玉：(不快地)你們來小廟里有什麼事？

官：(神氣乎也地)當今皇帝萬歲爺，要讀書人出去做官兒，到朝廷裡當官，這些書呆子，不識抬舉，一個一個藏到山裡來，(以姆指指自己)本官奉了聖令，前來搜山不許他們藏避，剛剛找到兩個，偏偏又給跑了，好像是逃到這裡來的，

玉：(故意地)小廟裡不會有人來過。

官：(搖頭)沒有的事，本官明明白白看見他們逃進來的。

玉：(聲爲和平)阿彌陀佛，實在沒有你們到別處找吧！

官：(大聲)實在沒有？(指)本官的眼睛沒有瞎吧，一雙眼珠明亮地，你這個禿驢還想窩藏嗎？

玉：(聲色具厲)佛的清潔地！你們的嘴放乾淨一點那！

官：(不睬他)甚麼乾淨不乾淨！把那個讀書人給我交待出來！

野：(反感地)要和尙倒有讀書人却半個也沒有！

官：(怔住)(旋故揚其聲)左右！替我搜！

(兩個兵持刀向前直衝)(門旁兩個兵也挺身進來亦執刀，門前依舊還有兩個)

玉：(以禪杖擊地)慢——着——！

(四個兵都停了下來)

官：爲甚麼要慢着？

玉：(聲色具厲地)你先問問它(指禪杖)看它許不許你搜！

官：(奇怪地)怎麼？小小的和尙居然敢違抗聖令！

野：(大聲地)和尙雖小，比起你這個芝麻官，可大得多你們的順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修道，還不就是一個小小的和尙嗎？

官：(向野)好厲害的嘴。(回顧兵)替我搜！

(最前的二個兵同聲地喊「搜」！持刀左衝)

(關王向後一讓，將禪杖輕輕就地一掃，兩兵哎呀！一聲同時倒下去)

窗外看鬧的人大聲笑着。後面兩個兵想跟着上前也跌倒回去。

官怒拔出寶刀，向李關王就砍，關王冷笑的看着他們。

官：(摩拳擦掌)(狠戾地)你們出家人不講理嗎？禪杖是打和尚的怎麼打起我官兒來了？

玉：(舉杖向前)貧僧的這根禪杖可與衆不同，它不肯打和尚，偏要打像你這樣的官兒的！

官：(不相信地)我就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禪杖！

玉：(尋他玩笑的)你連水滸傳都沒有讀過嗎？花和尚魯智深使的就是這一件玩意兒。叫做水磨禪杖。

官：(不相信的)魯智深的那根禪杖有六十二斤：你這個——(不屑的)我做官的就不相信。

玉：(舉杖前伸)不相信你就試試。

官：(點頭)好(對一個兵)你去——(那兵一試簡直提不起。直叫着，不行不行的退了回去。)

官：(較大聲音對另一個兵)你去，(用盡力量一提仍是不動叫着，辦不了，辦不了，逃回去)

(關王與野佛只是冷笑，官想再叫兵去看着，他們都故意的轉開身)

官：(罵)你們這些膿包簡直抵不了事，看我的——(他摩拳掌走了過去，一提不動吐了口口沫擦拳準備力量，一提依舊拿不動。他又鼓足力量紅着臉，吼了一聲「提起」，禪杖沒有動，但用力過猛却翻了一個大筋斗，全場的兵退外，看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他狼狽不堪的逃了回去，臉紅紅的。關王野

站在旁邊只是冷笑)

官：(就此下台的)真看不出你已經是皮包骨頭了，還有這麼大的勁兒。

玉：(笑)你還要來給我清靜之地找什麼讀書人嗎？

官：(作揖打恭的)和尚老爺，不敢了，不敢了，你把刀還給我們吧(指地上刀)。

玉：(和平地)拿去！

官：(呼喊地)拿——去！(兩個兵胆戰心驚的走過去害怕的拾回刀把官的還給官他藏在鞘子裡)

官：(狼狽不堪的)走吧，今天總算倒了黷。

野：(搶前一步)你說甚麼？

官：(戰抖的)我豈今天運氣很好遇到你們兩個菩薩神仙。

玉：(也向前一步)你還預備再來嗎？

官：(怕他打轉身就跑)沒有這個種子，沒有這個種子——。

(官抱頭而去兵跟着；窗外看閒的人哈哈大笑散去，闍王點頭冷笑，把禪杖交給野佛，野佛拿着禪杖又送到後面去，闍王走到佛翁前台)

玉：(向翁)居士請出來吧，(讀書人身從翁後出，納頭就拜闍王伸手請他們起來)

書：想不到師傅竟是這樣的任俠好義！

玉：(莊嚴地)貧僧七十歲禮佛三十年塵緣未斷的就是這一點，見到了不不便難免心頭怨起。(默然地)在我們佛門之間，這是難以修得正果的。

書：衆生都在災難之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出世正所以入世，師傅又何必難受呢？

玉：(勉強地)居士你們可以回去了，在這個地方你們是不能再住

下去的，一味躲避也不是一個辦法，風波危惡你們還得另作打算，才能到達波岸（書生俯伏——深謝師傅的教誨。然後慢慢地退去，闕王無限感慨遙望着）

野拂素因——叩君恩——從里面出來，素因挑着一個行囊担子，野拂走向闕王將担子放在鼓架邊地上）

野：師傅，素因師傅走了。

玉：（轉身）素因——！

素：（迎上一步，合手）師兄，小弟告辭了，不知什麼時候再能見面。（琵琶有點默然）

玉：（默然地）塵世難料，愚兄又是這麼一把年紀了，（捋鬍子）離坐化的日子恐怕也不會遠了。老弟，腥風血海，前途茫茫！願你好自爲之。

素：（感激地）小弟只要一天不死，在這一身袈裟掩護下面，我就要和韃子拚一天的！三十年的時間，我們國家淪陷在異族手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樣的血債，小弟是決不會忘記的！我深信，——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力量，把他們趕到關外去。（轉默然）只是爲着這些事奔波，就不能終日伺候長兄了，這是小弟心裡最不安的。

玉：（無限感激地）君恩，你能這樣，愚兄心裡就够安慰的了，這一回偶然短期的相聚，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愚兄還能有什麼希望呢？尤其是聽到你們在這悠長的時間裡面，怎麼樣聯合忠義和韃子苦鬥，就是愚兄止水之心，也禁不住有些感動。只是愚兄罪孽太深了，清溪古佛，多年的懺悔，已經不够了，現在還能說得什麼呢？

素：（默然地）師兄在臨別的當兒，有什麼可以教誨小弟的呢？

玉：（無限感激地）愚兄身担了百年莫贖的罪愆，還有什麼配說的

呢？只望你們——今天的以及將來的仁師義旅——把愚兄一生的行爲，當做榜樣。三十年面對清燈，反省之餘，覺得過去欺騙了百姓，對不起人民，我李闖王，我大順皇帝，是從百姓中來，但沒有回到百姓中去。到了北京，雖沒有把老百姓忘記，但李制將軍的話是對的，——一道宮牆，把愚兄和老百姓隔開了。愚兄只算借了老百姓的血，人民的汗，達到了帝王的夢想；可是何嘗又爲着他們呢？這就必然弄得民心盡失，民怨沸騰，我李闖王大順皇帝，也就再也做不下去了。

素：這也不能全怪師兄，金星宗敏他們弄的也實在太壞了。要是都像李制將軍兄弟和宋軍師一樣，潔身自好，我們決不會那樣慘敗的！

玉：（感嘆地）宗敏，獻策，後來被韃子捉住，不肯投降，被殺掉了，牛金星的生死，現在雖依舊不知，但像他那樣的人，也不會有什麼善果的。制將軍李岩，宏將軍李牟，却不幸死在愚兄的手裡，唉！恩仇彼岸現在也說不得了！頓不過，愚兄總忘不掉，李制將軍臨死時的遺言的，——在軍事上制了我們死命的，不是韃子兵的兇狠，也不是吳三桂的狡詐，而是因爲愚兄追到了北京，勝利把我們冲昏了，以爲天下太平，海內無事，再沒有和我們對抗的敵人了，就自滿自得，自高自大，驕傲輕敵。不懂得怎麼樣可以倚賴戰爭，去瓦解敵人。金星宗敏他們呢！却都個個自以爲勞功高，了不起，以功臣自命，以元勳自居，不肯再刻苦耐勞苦，甚而貪污苟賤，無所不爲，以至邊防忽略，吳三桂叛亂，弄得愚兄一敗塗地！

野：（難受地）這些重複的話，也不必再說了，師傅，愛能傷人，

過去的事，就讓他過去吧！

玉：（不以爲然地）野佛，你的話不對。爲着未來，我們不能忘却過去。我們更不要厭煩的回憶過去。以歷史還歷史，以過去還過去，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裡，找出我們過去失敗的根源，做爲以後的教訓啊！（回顧）

素：（因君恩），愚兄還有更不可饒恕罪過，（轉悲涼）——由於想做皇帝，只爲自己打算，多疑多慮，忌才忌賢，無論文官武官，只要他力量大了，不恭順了，愚兄總是毫不顧慮的殺掉他們。以至弄得部下離心離德，相率逃走一對兵士呢？愚兄和他們共甘苦，一同練習武藝，說來是很好的，但却不願意他們多知，不教誨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只一味的使他們愚昧，使他們糊塗，不然，他們都有了知識，都懂得大意。進到北京，也不會鬧得不可收拾，山海關敗了，也不會那樣一蹶不振，終至覆滅死亡，把整個國家，淪陷于韃子之手，我李闖王大順皇帝真是罪不勝誅的！

素：（慘然地）陛下——？

玉：（長歎地）君恩，你去吧！你把愚兄在血海里的得到的這些教訓帶給大家，警惕大家吧！（淒涼地）願大家承遠紀念李制將軍——他的爲人，他的一切言行。要真正爲着老百姓，假如大家不能做到這一點。改變過來，前途仍然是沒有希望的。（淒然地）君恩！你去吧！

素：（慘然地）謝謝陛下的教誨（俯伏下去）願陛下尊重軀體！（起）（闖王一聲嘆息轉過頭去了）！君恩張繹的（拿起行李，走出去。）！寶兒從外面一路叫了回來）。

素：玉師傅！

玉：（淒然地）黃昏了，寶兒你還沒有吃飯嗎？

寶：(搖頭)沒有。(仰看着他)玉師傅，我媽媽說李闖王曾經要地把「迎闖王」的歌，一路唱到山海關外去，他要我問你知道不知道李闖王。甚麼時候會打關外去，我媽媽說，她還願意跟着李闖王一路唱過去。

玉：(可驚自語)好利害的眼睛，她沒有看錯人，她認出了奉天玉和尚究竟是誰，(轉冷靜淒涼的)寶兒，回去告訴媽媽，李闖王再也打不到關外去了，老百姓受了欺騙，現在是不肯再相信他了，這希望(撫着寶兒)是只有落在你們後代身上了。

(不勝感慨地)李闖王他叱咤風雲的一生是早已如雷擊風馳的過去了，所剩下的只是無限的遺恨，足以給後人警惕的血的教訓，(淒宛地)寶兒，回去告訴媽媽！李闖王衰老了，就要離開塵世了。他現在棲居在青燈古廟之間，所能够做的，只是把他一生的經驗，一生的失敗的教訓，早上藉着晨鐘，(向鐘鼓一步)，晚上藉着暮鼓(又一步)藉着鐘鼓的聲音，傳達到人間(一路走將過去)，(舞台前燈光——除掉照着寶兒的——全暗)。

(從窗外射進了晚霞，照着闖王的身上，窗戶外有雀噪的聲音，闖王緩緩的拿起鐘鼓的棒子，(擊鼓)暮鼓(敲鐘)晨鐘)。

(敲鼓)晨鐘(擊鼓)暮鼓(不繼的敲鐘擊鼓——慢調)李闖王要藉着這晨鐘，暮鼓，懺悔他的一生。(轉較快)李闖王要藉着這晨鐘暮鼓永遠地喚醒世人……直到他最後的時候，直到他離開塵世的時候，不能再敲的時候，提醒世人，提醒世人……！

(闖王敲到最後，已無力再敲，倒到鐘上去，但他掙扎着敲，使聲音不斷，他在鐘聲的尾聲中倒下去，寶兒大驚跑過

去)。

(驚叫地)玉師傅！玉師傅！

(寶兒抱住闖王，緩緩的把他放下去，外面又有淒涼的緩慢的鐘聲，燈光在李闖王倒時逐漸暗下去。)

幕——以悲哀的情調緩緩下落。

——全劇終——

戲劇叢刊之一：

李 闖 王（五幕歷史劇）

作 者 阿 英

出版者 自衛出版社

發行者 東 北 書 店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初版 1—3000